# 新鋟鉛評校正標題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九

粵瀛遺史清閒釣叟 臣 東莞陳建輯著

## 孝宗敬皇帝 御名祐樘憲宗長子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大德至仁戊申弘治元年在位一十八年

### 戊申 弘治元年

正月擢左庶子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健河南洛陽人○召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馬文升為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為刑部尚書○二月 上耕籍田禮畢妄議時教坊司以褒劇承應或狎語馬文升厲聲曰新 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逮下獄文升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於是得釋時論偉之○三月 上視大學謁先師○勅脩 憲宗皇帝實錄○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疏薦舉謫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巏惜其才上言五人

沈鍾門評 同家以憲事為急發見於周詩故我孝宗君初登嗣位而擬耕籍田是念及民計亦天下之天君也社稷之命也生民之利也

漂題 躬耕籍田

標題 勅脩憲宗

實錄題　上謂先伸

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鄙辱身今皆棄之變夷嶺南之間毒霧障氛與死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以付吏部起用之○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二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謚廟祀從之

標題　懷嶷上疏

謹按于謙公巡撫河南時公廨在馬軍橋西天順初謙被誣死開封父老聞之咸涕泣相率請故廨為位哭奠後因立祠廨旁祀之李愛陽為之記杭州後復以于謙配伍子胥褚遂良岳飛為四忠祠明呼西也尋祠四忠並列謙之死為不朽矣

標題　存卒遺才

○三月少詹事楊守陳請勤講學聽政疏曰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者也詢於四岳闢於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臣昔忝官僚伏覩　陛下儼然端拱

標題　四忠並列

標題　楊守陳講學聽政

夢聽　攷



看赤水評

楊氏一疏實為治國之良謨萬世之龜鑑孝宗君使而納之其歆登國家於上理者用此道也卒之夫才奇故事得而薦庶內外鼓腹謳歌咸頌太平天子者孰非楊氏一疏之力哉

誦經書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降一齋問以篤究聖賢之奧高帝王之至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止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能如堯舜之深也今觀　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手儀而已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言語而已至于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群吏之情弊萬民之疾苦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進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　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伏望遵用　祖宗之舊制仍開大小經筵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有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人臣之孰為忠邪政事之孰為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為而興亡皆一一講明之必使聖心洞然而後已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朝常御前

標題　內閣經筵請李

標題　力忠和

標題　力政事得失

標題

清心寡欲

殿或後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隱字奥義則録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 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慾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則得于内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陛下御文華殿而内閣及府部院寺大臣及科道官輪番列侍遇有大政會議使人各盡其謀 陛下審而行之其餘具本奏者則召内閣議而批荅之凡内外官員見辭赴任或自任所來見者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地方之利病兵民之休戚俾各從實以對因以察其賢否忠邪而加黜陟焉罷行焉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備于左右以天下之耳目為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于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腐談詢岳達聰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荅政事不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政事凡百題奏皆付内監諸臣請旨批荅謂可以致治臣恐積弊未革隱

周用齋評

姚承菴評

足編故其力忠邪則詐後不敢以昌與矣故其辨得失則整政不敢以上陳矣又欲其清心寡慾其所以端治本為帝京者又何惓惓也有臣若此何患唐虞之治不復覩於今日乎

標題 諫内監批本

禍已深不但如目前所慮而已 上褒納之○吏部尚書王恕議保治奏狀言正統以來每日止設一朝至今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于左右之人大臣于左右之人朝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亦以過寄聰明于門客門客之識見未必盡合公論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是故以直為枉枉為直者多欲察識得其真必須 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事亦可以啓 聖心而進於高明矣○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自是以為常講畢賜茶 上嘗呼先生而不名○四月天壽山大風雹毀屋傷物震驚陵寢 上遣官祭告戒諭群臣修省先是太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憲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敲門祈免彈劾建

治天下有道先政本政本已政本出十九年來公卿本不出千上面欺而經一臣不見因有主臣矣本之孝宗晚年屢召公卿大臣敘政便殿亦又非王文公之力也

標題 王恕議保治

標題 孝宗可生而不名

標題 風雹

標題 毀五

標題

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凡科道為　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已自此人無復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庶子兼侍讀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為先萬安尹直相繼罷去獨劉吉尚留深結科道昏暮款門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貴戚萬喜依恣宮禁兇焰熾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數言十罪自謂李林甫之密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宜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可也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為輕薄小人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由是人目吉為劉綿花以其耐彈也

御史湯鼐及壽州知州劉槩下獄鼐為人抗爽喜為大言以風節自負先是以印馬請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鼐即以其語劾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于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宣鼐入傳旨以疏已晋中鼐大言疏不出將併劾諸中官者中官消匿鼐昂然遂出益肆志自負多以章疏示人已而安直皆先鼐與李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為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天下吉使門客徐鵬鳴御史魏璋以利使同鼐鼐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宵夢一人牽牛陷澤之中鼐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　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鼐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為壽鼐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鼐及槩下錦衣衛徵六月達房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僧繼曉伏誅給事中林廷玉言姦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為民然盜竊賞賚家資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漏網還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而示懲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械繼曉至京斬于市○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書畢上賜講官程敏政等各織金綵衣金帶及紗帽烏靴皆叩頭謝訖　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皆職分當為頓首而退敏政有詩記之曰日映罘罳晓殿深湛恩稠疊駕親臨褒衣紅濯天梳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乂幸清

恩　標題　考正孔廟從祀名位

班居宦履漸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　君王念苦辛○八月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必居事無師詩學上程敏政上言　聖王治天下以祀典為重況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與實副者乃可以從祀若載聖身陷贓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為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當王弼何晏倡為清淡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祀比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皙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照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于經傳則馬融楊雄昔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可無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

標題　繼宗任滿九載民不忍捨

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為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繼宗山西陽城人性剛廉為嘉興知府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滿九載民老幼遮道留之不忍捨去壁浙江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藩臬諸司所用皆辨于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壁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方外戚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繼宗悉奪而還之權貴歛蹤成化乙巳星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復累壁巡撫雲南卒繼宗為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方嚴居官三十載其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以部指揮王歛梁宏為都督僉事既而罷之時太監李良典御廐為宏歛乞壁既得旨矣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躋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重之○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謚文安洪謨常著

標題　繼宗基業日費萬錢

標題　繼宗奪權貴四地遍民間

標題　陸容上疏為士論重

標題　岳謨著經辨疑

經書疑辨錄每自言吾為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洪謨專門尚書恒不滿于蔡傳欲訂著為書未成而卒○召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為禮部尚書裕河南盧氏人前

標題　陸容有志經濟

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之子也○擢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參政容蘇州昆山人弱冠為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于經史百家至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窮曉晰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或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犂然俱中肯綮事下三邊人率驚服而于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陳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父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柄國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為言于吏部得出為參政容涖浙江尤聲既而竟以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容著述甚富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位非尊崇之過乃考察者之罪也

標題　子俊名言

乙酉弘治二年

標題　文祥被誣妄議朝政

謹按以陸文量之賢而當時竟以考察去位豈不惜哉近時行人司副忠謹之士胡端敏張聰掛冠謂假考察以擯斥撫按之臣乘朝覲以罷去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正謂此也餘冬序錄亦謂近年考察多將剛正有為不肯逢迎交結之守已愛人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藎繼之特其所親會昌自恣兩經考察皆得完璧時有盧睿不來天沒服曹藎到地無安之謠愚謂我朝特考察之權以為彰癉之術然其如多私舞公何哉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謚肅敬子俊嘗謂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亦名言云○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為貴州隆興衛經歷先是文祥既出為咸寧丞王恕重其才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劉吉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前妄議朝政者於是亦被逮成獄降邊衛經歷未幾進表南還返寒至商河城曲河冰陷溺死時年三十○謫御史湯鼐知州劉槩戍牛肅貶庶

敢言其忠誠為國之臣性之無所其自下獄首有之發為充軍凌戍者有之甚至誣謗朝政擬效者有之是使忠臣含冤於地下者亦內閣之過也

吉士鄒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先是槩等既下獄馬文昇掌都察院以鄒受槩餽遺訕謗朝政問充軍槩此擬造妖言者律罪死時言官畏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為槩等申白者惟王恕上疏救之劉吉票旨不從竟數克軍時言感智嘗劾巳諷錦衣衛因發獄辭連及智併下獄逼其與鄒等往來訕謗朝政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乃謫石城后二年卒年二十六

標題 彭韶辭疾不判

謹按名臣錄鄒智獄中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辛受朝詩有曰畫枕肝胆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頭太平無一事孫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於言表雖于張吉謂人臣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自宋諸儒沒後如鄒汝愚者世不多見使天假之以年其所成就固未可量而不幸短命死矣惜哉建謂鄒國憲之才大類方孝孺

標題 汝愚類孝孺

二月二十四日於大理寺評事夏鍭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世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

標題 夏鍭善於諷諫

謹按閩鄭善夫典人書曰前伏以直言得譴者他日公論定多起為美官而天下之士亦以此多而後之近世之士大夫亦無故以橋柔名于一時及其貶竄則皆懼之曰是何傷哉是固仕宦之第一籌也其人亦自謂曰吾讀書之能事畢矣不效則希越常格不幸而效亦收忠義之名學勇退者則揭日月而行以取捷徑士君子立身事君而顧如是哉建謂夏大理之言為人君不可不知節必谷之言為人臣亦當自省

標題 名歸人主一身 仕宦第一籌

以御史馬文翥為兵部尚書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滽四掌院事○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為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昺為南京通政司知事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堪破調守備官奏其刁蹬劉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昺奉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復票旨云周紘張昺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部乃展轉刁蹬挾制人巳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為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者之罪反責點操之官何以使人哉吉猶不聽科道交奏以

夏桂洲評 劉吉柄國專權貶謫流竄許多良臣以王恕所

荐之臣每被吉沮抑之排陷之而孝宗不之察也国無其人誰与共理妨夫病国吉其人矣

標題　王恕　荐吉　每沮

為老臣言宜聽絃等乃得改京職吉在内閣專以報怨為務。上初即位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臣必以斥萬安及吉南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與恕内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必從中阻之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訐奏給事中方何等吉票旨貶謫殆盡恕奏薦戶科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丞吉

標題　韓鼎　上言　杜献　珍禽　異獸

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禄少卿恕又薦大僕少卿白思明為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為吉所娟疾畏其威權不敢言惟以懷恩在内知恕之賢吉雖疾恕亦不加害云○西域獵馬兒罕遣使進獅獸人所過橫為擾騷礼科給事中韓鼎上言　陛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之今未踰年邀受夷人貢獅恐無以杜方来獻者况猙獰之獸非宜狎玩且供費不資宜罷遣之時　上不置妃嬪繼体未立品復上言古者天子一

孝宗夢陽評

孝宗不立貴妃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誚之不讀礼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廣嗣之道也

標題　周軫　因災　言

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于神不已惑乎上嘉納之○六月京師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漂溺死者甚衆詔審録獄囚百官各陳政事闕失○時皇莊厲民戶部郎周軫言　天子藏富于民皇亦以莊顧示以小非稱宜與民否亦宜革莊如例畝限三分責民入租有司觧部以進疏入留中○八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伏覩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於計贓又須估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可易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伍錢即坐絞斬名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監察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

焦循園評

国家清平海不揚波民安數百天變不非時大雨浩蕩民溺者衆孝廟詔百官陳政隨省但有挽回天變但皇莊不革稅畝匪輕全未之悟也幸周軫言及於此例畝限以三

分体恤乎民瘼也皇莊革天夜其弭乎

標題 何喬新辨論定律法

標題 免罪改為雜犯許贖

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于刻贓重罪輕者似失于縱合自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一千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鈔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謹按國初定律六贓計錢定罪不知何時始變例為估鈔犯許贖矣自國初坐贓貫盈罔校斬真正死罪不知何時改為雜犯許贖矣自估鈔例行犯贓銀二兩估鈔八十貫坐死贓罪輕重不倫故不得不變為雜犯許贖矣二者皆變法之失而實鈔估作其用也霍文敏奏議謂大明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嚴為之禁欲人難犯也文臣以其厲已遂托欽定事例改從雜犯而許之贖是以法輕易犯贓吏益肆非太祖制法初意矣建謂聖祖制法故傳之萬世而未及百年即以變改不可勝言如雙溪雜記所謂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法亡如勝都憲昭所謂決斷武臣盜贓縱不檢祖宗深重變亂成法之戒而變亂已如此況于後此愈久愈遠將若之何

錢秀峰評 是時在權倖以求榮貪祿位以驕人者往往是也楊文懿公以淡泊自處若將終身焉皆以改終易轍恥歲寒知松柏士窮見節義文懿公其人矣

十月吏部楊守陳卒謚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娶婦也守制三十年今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

標題 守陳淡泊自如

標題 吾孤乞婦

標題 守陳不以白頭改節

標題 寓兵於農之意

命教內豎教成多去為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籍士論多之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于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尚可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即戾王附是宜改正章奏欲上以病不果○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給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貢二名五百里者每里貢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百里以上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

謹按有事則聚其家而為比類族黨出則帥其人以為伍兩卒旅又死而子繼无招收之煩而數不缺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豈非

袁玉蟠評 按我朝平百蠻年來衛兵之弊極矣此舉似得變而通之富兵之方乎明哲經國之略此其一端

于農之意乎今之日奏合刑畜丁糧濯募頃後者制類不同愚于治安要務有陋鉛里編民兵之策畧与此合經世者考之

## 李東陽評

河之為患自古有之決之後決无常時治法亦異說著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

## 庚戌 弘治三年

春封有天張纘為寧壽伯尋進封侯○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倉鍾

制兵之得其道與定謂果能行私治初令州縣選取民兵之制亦與成周遺意但惜乎行而不終今日惟從事朋合混編僱募頂役也而以本合古未盡善与或曰子何以言今日衛兵之弊經也曰歷考而无實也有虛而无益也百害而左一利也何也今總計天下實在衛所官及軍之數統曉九十万除西北諸邊兵約三十万為稍得其用其西京及腹裏六十餘万徒為贅物而已徒為耗蚌而已而且易為乱階有司給糧稍不如期輒肆而已非特徒為贅物為耗蚌而已起治謀惡欲為變甚至戮辱官吏焚掠居民卿足五如之何惟事姑息而已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國家倉廩大半費於兵不惟五一朝之用而且伏无窮之禍胎馬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宮軍顛躓御兵募有乎以當敵反役民以衛兵馬鳴呼有兵如此不如无之兵而九用是者已之而該者統要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青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功弗思甚矣愚謂今每衛縱使清勾填補充滿額亦不過徒增贅物徒增耗蚌徒益禍胎事竟何益故愚以為不若罷軍勿清清軍官勿置勿差而從事於選取民壯之制以倣寓兵於農所為更化善治可久可繼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丘文莊曰天下之事不于器用有但而坏者必為之新製則其用不窮二者誠切喻也愚為此說似駭世作俗之實變通之道不得不去為国不窮兵於農終為苟道焉乎子洙識遠慮洞察治體不拘拘於世習之士未必不以愚言為狂矣

賜国朝凡例徐為長秋部憲徐公有貞治之有擢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取使者至徐出示二臺二竅五竅者各一注而鴻之則五竅者先固使偏而議決此白公之親得于見聞者也金堤之決也東以為要而河南復盡其塞而議之帝定亦久矣白公就徙號歎于是培增而堤又擴其下流諸河故兩岸之民咸宜之所之效亦明矣哉

詹事汪諤為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新貢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官員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任滿官員納米完者飢荒賑濟兌其赴部惟造須知功蹟牌冊差人齎繳而已至是王恕等會題言各官廩祿有限而雜取之俸尤微苟非取於公必至剥於下貪惰之風由茲而起功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体今後考滿者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夏河決原武功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為三其一以封丘金龍日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滥于蘭湯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渙漫四出不由故道未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迁河東藩省于他所以避其宮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舉南京兵部郎中娄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

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濉濉入泗入淮以達於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脩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閉馬定廣積倉粮事有司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粮一萬五千石每三年一次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冬彗星見于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時內臣勢盛刑部侍郎彭韶上言內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粮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效虛名實支邊掩外觀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于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慴干斯極矣可不亟為懲戒乎又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奉尋常起數寸事無補願

## 曆赤水評

按胡濙敏奏議謂於治初年州縣荒歲之官貴其倉充積穀必以為殿最所以民受實惠固得邦本正德以來此官不重輕選驟陞下焉者惟當取充得錢以防速限上焉者惟事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事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殞命今宜尊復先朝舊規

標題　彗星見天津

標題　侍郎彭韶因天變極言內官

## 許穎陽評

按双溪雜記先是何喬新推重王恕每不平刻吉所行吉賦之及得勸吉勿言遂徙中上其旨竟令致仕吉慶謫戍為供家殿厚賂其叔父刻吉尋亦王歸大逆白晝入其家警堵而死天道必平星明資治通鑑

辛亥　弘治四年

春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群小多不悅有御史鄒鼎講躐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曾逕誣奏喬新受親故餽遺囑托內閣劉吉素銜喬新遂下錦衣衛鞫訊無驗尋新乃乞致仕而歸曾尋亦謫外尋又以罪論死人皆為喬新快之擢吏部左侍郎彭韶為刑部尚書○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

陛下執其要焉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除天災異緊急錢粮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裁為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于御前公同計議事体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　聖明耳目而郡臣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與事上嘉納之

好迂女此 標題

詔免柳景贓 標題

彭韶執法直奏

桂洲評 那人總概乾坤是非可否在乎果斷而已夫以柳景居官貪暴不法已令追贓奪官其後有旨免其餘贓而彭韶執法直奏請上所為非國家之利旨哉其言也

亦下獄坐兄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視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寧侯為內援冀減其贓且據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贓及追銀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之以圖自便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特蠲恩盡行蠲免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姦田籍口良善觧体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八月修　憲宗皇帝實錄成總裁大學士劉吉徐溥劉健副總裁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丘濬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汪諧也

謹按王氏鏊曰前代循吏記史記言史記動宮中有起臣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敢守職司馬迂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朝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金近螭頭亦遠任歷下成化以來人君鮮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紀凡循吏則取諸可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煩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仕傳亦多記出身官迁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取信乎

標題

孝宗封皇后弟為伯

標題

京人攔稱伯指劉吉

標題

擢五濬入閣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　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必盡封　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歆稽遲以俟賄　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初劉綸花之訕或告吉以為出自監中老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作威福如此至是吉瀕行京師人攔街指曰咲綸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是月二十四日　皇子生即

武宗皇帝也○十月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先是召入閣者皆自侍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閣者尚書入閣自濬始○擢吏部左侍郎張悅為禮部兵部尚書悅松江華亭人篤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為本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人其過人甚遠凡所猷為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

史道安評 尋以朝張悅為官正大稱為善一始終不變其節與其言論動

輙以為大臣矩度雖三王五帝之臣莫過是矣豈規規具臣輩所能彷彿耶

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悞者悅素清約自歷僚至重任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十二月起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紘既兌科道交章論救王恕亦極言紘清忠不宜罷遂起用焉紘山東單縣人平生剛毅廉介歷官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麥飯菜羹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資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掌錦衣衛事郁指揮使朱驥卒驥性度寬厚嘗獵書史初襲衛正千戶少保于謙以女妻之天順初謙為權姦搆害驥亦坐累謫戍邊成化初謙冤白驥得還任二年以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捕逐盜賊有功累遷今職十四年命掌錦衣衛印尋奉勑兼理機密糾察之務驥為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真惠孝偽為書以惑衆為邏者所發株連數十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喜得逃咸戍邊有衛卒禎其隣人傳示妖書者欲殺其事

標題善讀書使善敝官

標題張悅始終一節

標題朱驥世度寬厚

標題造妖首事獨惠餘皆

不果覬賞亟以告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尼則徵下錦衣者所司輙以巨挺加之以厉威驥獨否屢宗嘗命捷忤旨者或諧其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遴選軍政兵部列疏獨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 天井洲評

我朝設錦衣衛職屬專務任其職者往往恃勢刑讞苦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 壬子　弘治五年

三月冊立　皇太子御名厚炯為　皇太子大赦天下○四月太學士丘濬上疏陳時政之弊大要謂　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與相符天意殆欲　陛下紹休　烈祖也遡觀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事日趨于弊風俗日趨於薄紀綱日弛由是則至於不可振起而抵於亡此無他中世繼躰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災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

標題丘濬陳時政

**陳鈞之評**

按且文莊此疏先指洪熙宋仁宗之事以為法當其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求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今災異迭見慧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釐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　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用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　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　上覽奏甚悅批答以為切中時弊命議行之

**趙穀陽評**

按國初封功臣公侯伯者七十人仍舊國沛公豐國沛公與武安侯二人子孫得承襲至今僅曹魏里至今乃都用常開平等五人之後報元功也洪熙宣德間靖難公侯伯者五人皇上以開國元勳子孫宜與國同休乃詔封常開平之後以成為忻襲侯李彬陽之後沛為沛侯給事中吳仕為沛侯給事中吳仕為定襄侯為定襄之後仕夫為屬侯而誠意伯孫瑜亦仍記伯報功之典命以盛矣

標題孝宗

仍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其為敗亡之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修省以求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今災異迭見慧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畏也宜釐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　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用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而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為二十二條以為　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　上覽奏甚悅批答以為切中時弊命議行之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氓無異欲量加恩典俾俸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蓋用礼科給事中吳仕偉建言也于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

隆報功之典

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關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邊儲自此整理愈難矣

謹按　嘉靖中詹事霍韜疏謂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聚邊塞自墾殺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殺粟屢盈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每石易銀貳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其獲利入倍于昔矣戶部以為實利實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耕稼積粟無用輒棄而歸邊地遂日荒蕪困敝今千里沃壤莽然荊榛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法也然則欲安邊足用莫急於復　太宗鹽法乎

王麟洲評

按祖宗朝足邊也但為急中益次之今皆不行于臨時倚仗于內運糴貴二者而已太空軍苦于陸路銀難籌買若以迎方粟責皆下策也嗚呼祖宗良法終格不行未世下策因循襲用无怪乎內事之日非也備書于紀智者察焉

標題　楚生

員吏典上納事例

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吏部尚書王恕等奏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粮草納銀兩為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粮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止為目前分寸之利不為國家長久之計輒便奏聞生員吏典生員納粟等項事例使此效尤遂為長策自有此例襍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日衰誰肯盡心職業不謀歸計又況此令自既以財進身他日豈能以廉律己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而得本部已于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續該巡撫山東都御史王濬巡撫南直隸浙江等處都御史王恕巡撫南直隸浙江等處都御史王鍾各明知道本部題准停止再不許奏聞前項生員吏典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照輒便朦朧覆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法愈加壅滯況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所宜通

者也世變于茲益驗

**考亭氏評**

尤父有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而子有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此代君以分理乎天下者也君關事例以生員吏典而納價是起利而餌朝廷也王氏奏議謂以財進身者他日豈能以廉律身此切中以利誘進者之弊也朝廷不察以廣事例且奏之何哉

**癸丑** 弘治六年

正月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俱復其任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面而下必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大學士丘濬因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凡三十人乃勅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三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

**謹按** 我朝考察之法利鮮而弊叢利小而害大蓋此法止利於疏通選調而已而弊害不可勝言一起上官洵私喜怒明阿異己之弊一起下司諛承迎所免下考之弊一起在位亟商蘧篨以防速退之弊愚於治安要議詳言之經世君子考焉大抵我朝後事体凡百多變異

標題 世忠上疏表忠義

標題 大權大慮二者不可一

時朝也

於国初然變而之善者什一變而之不善者什九

二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仗節者臣義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天下所發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逆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 祖宗之孝者

太宗嘗謂群臣曰人君最難方孺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黃子澄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且 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文忠之謚 英宗既誅于謙未幾又有廟祀之榮 祖宗權略率多類此

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表諸臣九廟聞之豈獨生色而已事下禮部

正使後之為臣者忠於國也我朝太宗皇帝至有昌其意旨微乎其微矣

議格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陸簡為考取官取汪俊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壇埜王程及乞速正中官王萌苗通高求之刑皆時所陳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辭疾乞骸骨歸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標題 彭韶因亢旱陳時政得失

謹按都御史林俊奏議謂彭韶文學經濟廉潔剛貞風正色立朝先憂為國生平之世無愧古人後而易名宜亦近之其視吳納謚文恪魏驥謚文靖兼盛謚文莊宋足嗣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綠細不類其人不足以服中外之心愚謂彭從吾易名之不稱由首相與之不恰非公論也○宜林見素請欲為改謚典

以右都御史白昂為刑部尚書○擢浙江左布政使司劉大夏為右副都御史督治決河先河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衝張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政卒乃命大夏○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太學士丘濬亦陞

林次崖評

[illegible]人上擬予奪之權貴則於知人知人則猶斷而不疑任其參贊勿奏無所掣其除也弘治[illegible]君之[illegible]奬[illegible]是[illegible]時參[illegible]為媚嫵妨賢[illegible]而上不聽待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子[illegible]能[illegible]者[illegible]是[illegible]其[illegible]矣

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寡濬成憲適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憾恕遂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三公傳內多詳述晉中之既乎封所刻傳進之上疑恕書直法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不自安懇求致仕時人皆疑文泰之奏謂濬陰嗾之然濬實不知也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媚嫉妨賢乞罷黜上不聽待濬愈厚○改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命孔彥繩為翰林侍郎倪岳為禮部尚書○命孔彥繩為翰林侍郎倪岳為禮部尚書

標題 彥繩玉孔[illegible]廟祀

朝祀彥繩宋衍聖公孔文端嫡派裔孫也友端從宋高宗南渡晉居衢州遂以衢州為闕里子孫仍世襲衍聖爵號入元始廢遺祭田五頃至是用守臣言授以是職以便奉祀

標題 衢州為闕里

甲寅弘治七年

春吳王之國安陸州上皇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

王荆石評 汝玉涇王來王岐雍二王後國絕○巡撫山西都御史張敷華奏乞增解

按宋濂張密副諸君子議治河皆卓識經見鑿鑿可行誠所謂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矣觀近時事亦可徵若水樂中嘗發丁夫十萬十中以下三十里開濬舊河分導河流由故道北入於海工部侍郎顧方謀河南之民兄於焉縣誠高世之利弘治初白公昂誠自東北東北至臨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入大清河及與黃河入海亦倣此意後

池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多缺故也○夏命大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之大夏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河襟喉未可輒治上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闊至九十餘丈粮運愆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云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欲謫長沙府同知時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等取回專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為宮闈為兎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為妖言逮繫

下深河復派曰尚書議亦中庶然二侯去公皆未逮耳當變尚可尋也至嘉靖數年河益南徙而入海舟皆濟而無虞矣徐居而為安東定者皆破壞言人河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并容河之用也使用水張諸君子之言當無此禍

錦衣衛徵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塞張秋堤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帶分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直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川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由寧遠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陳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堤分上命工五旬而事竣

杜靜野評 按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明府開州濮州經東昌諸郡濟南南五十里至宿州陳留縣皆有吳

宋濂治河議曰北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廣夷衍無彭蠡洞庭以為之匯故河常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禹治水之後無可患者數百年以大任而下驪為二渠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入于渤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人無此理也方今破金陵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此古傷尤甚莫若浚入舊黃河使其水流復于古

橋縣河淵宮注縣界入海又按金堤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縣縣界由東鹿下至于乘海口下何餘里歷代之築以禦河患言詳之金堤爲呼須金堤之遺跡禮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求樂之戎功推古驗今灼乎可行者但世習難上循而伊改作此在今日勢猶難行後世哲人考修之拘牽之見或有取於意言尔矣

道然後衆人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近日智謀之士所見亦同倘著于左學士張元與張憲副弼書曰聞今黃河以北多存河流舊身但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爲數支以達平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奔安平之勢一可以引資灌溉如此將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旱溢之災可常免矣昔禹疏下流爲九道而納之海理同勢同霍尚書韜議黃河流謂三代前古黃河自孟津至于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于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舊河陰原武之間樺地形便導引河水注于衛河兩北分流水有所歸可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環遶畿甸亦可壯京師之形勢所謂通利南北又可增一運道萬世無窮之利也胡尚書世寧奏議謂舊聞泌水至紅荊石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泌可以通衛也且黃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荊口及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極一河



天倉州評　按兵部侍郎張海謂遠夷來則撫之數則絕之不可加兵此帝王馭夷之要道我朝以臣之知哈密始終有為且激功之失自成化弘治以及正德嘉靖數十年卒克有定也然則處夷之道于張氏斯言得之矣

標題　罕慎遣使入貢求封不許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畧哈密哈密在肅州西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盧唐之伊州鞮靼回紇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為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理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鑽檀阿力侵哈密虜王解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畧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為忠順王罕慎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甘肅鎮巡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姦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部尚書馬文昇誤聽三種

標題 遠夷不可加兵

標題 來則撫叛則拒

標題 謚濬公文莊

頭目因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別部強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主會番必不服心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駕亦滿速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

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畧之海等至甘州遣使以勑諭阿黑麻順天歸陝巴又不報海等上疏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得命修加峪關捕通阿黑麻黠詐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其夷戍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叅政謙住俸閒住焉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閩廣間 上命加峪關絕不與通

乙卯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太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謚文莊濬自

上登極進大學衍義補郎蒙眷注馴至入閣尤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然



耄期多病自庚戌以來無疏不乞休疏凡十餘上並不允惟兄朝叅專今內閣辦事而已至是竟不起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著書行于世

廖道南曰國家洪武建文間時則有若劉伯温之閎大宋景濂之浩博王子充之醇正方孝孺之爾雅求樂宣德間時則有若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豪宕楊文貞之精密正統間時有若李文忠之朴茂劉文安之該覈然皆麗藻豐腴未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適用酌古準今衮然為一代文宗焉自是以後若程篁墩李西涯諸公蓋文莊之風而興起焉者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病之嗚呼豈知文莊者哉贊曰瓊海浩瀚珠厓渺茫含靈鳩和誕生文莊矯矯若人萬夫之傑牛毛爾絲日光玉潔衍豢有補世史有綱潤色皇猷裨益典常我髮未燥誦習仰止布帛菽粟有資國紀



時人清濬評 按近日丘文莊著述者為劉閣老健謝侍郎鋒王尚書瓊劉閣老棠健謂曰丘仲深有一至敝錢只欠索子文莊應之曰劉希夷有一至索子只欠敝錢健默然世傳況玉晉溪指所著衍義補謂其博而不能約而併譏及真西山衍義謂其見已差夫自前有西山衍義以來未聞有譏之者晉溪其亦不知量之過與嗚呼西山衍義一書方世人君之

執範為政之準繩丘文莊取而補之論述益精盈詳規模益闊蓋大直足表裡前書並傳不朽近日聖君矣相往往取其言次第施行之天下士君子至家傳而人誦焉廣幸士極論其明体適用潤色王猷超前軼後裏然一代誠非過情矣然者何多云

標題　面責　陳主事衣繡弔喪

名臣錄曰丘文莊穎悟絕人無書不讀其為已之學見於朱子正學的經濟之學見於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雙槐歲抄曰丘公學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宮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為學以自得為本以循理為要面責陳主事晟衣繡弔喪又嘗勸其門生謝廷王鏊二學士讀書循理毋徇飲廢事至面檢毛脩稷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憾之陳白沙王三原皆擅時名文莊皆與之不合二公之歸人皆疑文莊沮之揆公素履于謚法例得文正文清而僅得謚文莊者其以此夫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並入內閣參預

標題　命李東陽謝遷並入

機務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李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

景皇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至

標題　景帝賜上林珍果

今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丁未狀元也時內閣缺人命吏部會同各部院科道官推舉堪任六員奏

標題　東陽

聖旨李東陽謝遷著內閣同徐溥每辦事○召治河右副都御史劉大夏為戶部右侍郎○安南侵占城國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脩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

標題　王者不治夷狄

命撰三清樂章

王麟洲評　官居內閣戒在培養君心以化源溥等居內閣

而斥三清之妄又曰王者不治夷狄真臣子之恰言萬世之龜鑑也

陳清瀾評

按內閣徐溥居學士之職疏未數語寔尽之居此職者宜知所以自尽矣弘治間內閣多美而孝皇聽言納諫之美尤三代而下不易得十八年之治厥有由哉

標題

安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命經史培養本源弼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之

命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總兵右都督劉寧帥師經畧哈密入其坡而還先是張海等既撫處無功阿黑麻益驕肆聲言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蹂甘州復領頭目牙蘭率番夷數百據哈密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至京翥熟諳夷情兵部尚書馬文昇詢以襲殺牙蘭之策翥從寧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若調寧東番兵三千為先鋒以漢兵三千又為後援各持數日熟粮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昇喜乃奏請勅甘肅守臣如翥策進階寧至肅州駐師嘉峪關外候寧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蘭預知率衆遁去惟餘番夷八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進不可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

耿裕居家儉約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謚文恪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瞻其美

標題

十月南京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禮部以聞　上令兩京文武群臣同加修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蕪湖人胡濬上疏言震地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　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于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為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陽盛陰微災異昌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乎疏入人皆為濬危既而廣等果以贓敗

標題

張洪陽評

當時宦官把持國柄作惡縉紳

丙辰弘治九年

由濬啟之

無有一人敢言之者此日吏部敢裕因地震而上疏極言之其為国家除奸邪為天变如脩省莫切於此矣嗚呼從古興亡邪家起於宦官多矣而往往主上不明惑之者何哉

標題 楊時 從祀孔子廟庭

標題 六科 交章申救 知州

齊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王鏊為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王贊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吏部左侍郎周經為戶部尚書時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經言國体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南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筴本以濟邊自各有其地若今許越境則販必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鹽勿給又有旨取太倉銀為張燈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

擢禮部左侍郎徐瓊為禮部尚書○追封宋儒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及十三道監察御史劉紳等坐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列交章論救 上震怒并逮繫之有御史張淳者公差回耻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譴重言官為國盡



標題 言官為国 尽忠

標題 君必有所係

標題 異端惑世 聖王所必禁

按自東陽入閣與徐溥等共意疏多出二公之筆閱其所陳悉皆親夫逐奸之切務崇正闢邪之格言自是弘治間治道益以正文太平益以

忠而槩以為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 上乃釋之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六學士徐溥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挪浴竟亦何補今上青龍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燒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以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曰隆誰謂国無
矣臣安寧之業
可俾致耶
標題
命倫
大明
会典
標題
叩頭
賜茶
而退

王荆石評
國家之興衰治道之隆替皆起於君心君而能虛心以備顧問凡所經畫謀謨而能一一典臣下商確之治道之興隆兆於此矣弘治君重內閣每召較議而

丁巳　弘治十年

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勑徐溥等脩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條文等級為目類以須降辟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各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三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命司禮太監韋泰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叩頭畢上曰看文書司禮監大監取辟臣奏本付溥等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看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得允乃錄于紙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江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荅叩頭賜茶而退李東陽燕對錄謂自天順來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三語是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筭之周詳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

後行事天下矣
君也又且命偷
大明云典以備
代代之制度豈
區區細故已哉
標題
命大
夏整
理邊
倉
標題
處天
下事
以理
不以
勢

王弇洲評
按刘氏整理邊倉其法易簡便国便民莫逾於此且使貴家無所施其怨而投其奸真糴市長

嚣哈密先是越削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鄉尋復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之越至鎮以虜別部居賀蘭山後者數出扰掠率兵討之斬首百餘級奪還所掠人畜甚衆

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粮草時北邊倉場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粮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其倉缺少粮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折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米告粮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爭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粮草陸續運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粮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

法也為政在人豈不信哉

**申瑤泉評**

據霍公韜作三廣傳多稱譽為兩廣保障垂四十餘年間咸曰譽之功懋矣謂譽浚兩廣賊復熾焚民室廬汙民妻女荒其田不能耕老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將亡及城已震驚潘省矣以故逮年兩廣兵與賊來聞兵期里甲已騷兵未及賊境良民已恭兵退賞未須賊已復出焚刼矣抑因是而知譽保障民云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

大夏尋以病歸

大同宣府諜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軍以待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介等至邊虜已引去○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魯率曾廣西蠻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蔭授廣東新會縣丞年二十胸滿韜畧適廣西徭賊流刼雷連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率其民築其城置堡寨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一特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嘗平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務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傷復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勑撫治兩廣地方截殺賊寇民咸稱為三廣公云論功蔭曾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

兩廣之功大矣宋可以易之而少之也

標題　徐溥　保全善類

**屠赤水評**

據徐文穆在內閣承刘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靜誠信中外咸寧行不必出於己惟其是用人不必由於己惟其足時稱其休有大臣之度溥其人矣

標題　然入西直門城

**弘治十一年**

**戊午**

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　皇太子　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宜襍以浮浪之言恐或虧損盛德　上加納之○三月少師太學士徐溥以老疾乞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謚文穆國史稱溥立朝最久因事納誨隨才器使從容委曲溫易弘裕屢遇大獄保全善類云

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參守衛者因兵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既而禁中亦大乾清宮燬焉或問孟春做于古出何書孟春曰予不曉古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末火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縊曰熊於字能大郡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

許頴陽評

太監李廣其罪責大矣始則以左道獲罷權頃中外既則災降其災煨燼散發雖其廣之罪故寔上不察之故也卒之自知有罪飲鴆而死亦不足以贖其萬一矣

七八餘意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九月清寧宮災太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以應災變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時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建亭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以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令內待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載一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凭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始悟廣贓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預名者惶恐危甚星夜各赴戚宛壽寧侯處求赦月下簫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雖得寢而納賄者之姓名一一盡傳于朝野矣○十二月總制三邊軍務左都御史王越卒謚襄敏

尽傳於朝野

陳清瀾評

是時陝巴雖暫入哈密不數年復失弓馬兵書之作只復哈密記自叙其功誇矣許棄教雖入哈密空城而竟不能守不能有也亦何益哉昔光武閉玉門關以謝西域不欲房中國以事外夷豈非万世有天下之長策乎

標題

己未　弘治十二年

春遣官復送忠順王陝巴入哈密先是上魯番王阿黑麻以不得通貢貿易且夷使罵亦滿速兒等皆安置甘肅不得歸乃遣使將陝巴及金印送至甘州以求罵亦滿速兒等復通貢如舊王越在鎮時奏言哈密為土魯番所破久弗繼近番酋引通還所侵地宜封其故王以守之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越奏乃請給陝巴主衣冠服令甘肅鎮撫護入哈密論興復哈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都御史周季鳳而下陞賞有差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為考試官取倫文叙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倫文叙豐熙劉倫等進仕及第出身有差○速程敏政及給事中李泉林廷玉下詔獄罷敏政官調泉廷玉於

標題

黃米
白米

標題

月下簫影重重

標題

納賄姓名

標題 敏政主場有私

外敏政尋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杲劾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杲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屋閱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各官廷鞫問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杲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敏政未出京憤卒敏政徽州休寧人早舉神童太學士李賢妻之以女至是亦卒所編著有皇明文衡宋儒名錄道一編諸書

王鏊氏評 程篁墩若能擺勢二字當為我朝第一人惜其不能亦可嘆也愚謂我朝公卿大夫去勢悅得勢利二字者幾何及其不特一篁墩為太也

標題 世寧上書挽回風俗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太平日久朝士安于豢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墜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祝

董思白評 詳閱胡氏所言其亦有所感而

云汴也言之切中時弊臣如胡氏可謂能臣矣君子四爵其言我朝世變大略可觀安得挽回弘治以後之風而返之國初之盛耶

標題 遣李傑祭告孔廟

托請求以為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于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時外戚張氏有河淵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淵地多沮洳此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淹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曰地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准退灘地獻為

標題 貴戚近幸欽手不得肆

東宮莊者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欽手不得肆○十月命採珠于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二萬八千兩有奇

皇太子講學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

保周公為太師所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作傳之德義道之教訓以三公之戒又置三少曰少師少傅少保典太子宥孝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以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身焉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今我國家為太子者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況為

兩朝望之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為多也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尤伴讀時時賜筵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於潛邸待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表至有暗逐明之喻則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冲在朝大臣無深識遠慮阿時所好務為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今雖未能如古今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官僚自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甚者斥逐之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之所以長久者

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

標題
命法
司刑
定條
例

用此道也

庚申 弘治十三年

奉命法司刑定條例時法司奏累朝條例繁多 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刑定畫一頒中外行之○太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 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大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荐失尤為可慮忽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之○北虜入寇大同等處命平江伯陳銳總兵戶部右侍郎許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御史之銳遇虜畏怯嬰城自保無功而還罷銳職閑住進亦致仕○夏以星變兵部尚書馬文昇乞致仕不許吏部尚書屠滽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各上疏乞致仕許之滽昂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太保各歲給人夫賜璽

張洪陽評

按北虜入寇京軍不宜出禦而責成邊將之為得也丘文莊謂京軍只宜駐屯近地以為邊軍聲援斯言得之

標題
許進
滽等
各上
疏行

書給驛以歸○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右都御史侶鍾為戶部尚書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傅瀚為禮部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為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曾鑑為工部尚書○召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為都御史○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標題　致仕　命劉大夏總督西廣軍務

袁了凡評　按求集洪熙三朝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人大率典國初相類至宣德間始令內閣揚大奇輩亦未嘗不由御筆令之建議者徒知批答依內閣所係而不知有面議傳旨此失調和之蓁也審尔則是漫無可否以聽上裁惟恐見忤矣豈所望於以道事君者哉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可也

六月　上召太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劉健等請上裁決　上出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晉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如何健等皆對曰　聖諭極當皆擬旨訖

標題　命按察使備兵府江

郭青螺評　張吉公承命備兵府江制宜有術行兵有方一鼓而凱旋府江以寧矣其功豈不偉哉繼吉之任者皆不能出其右矣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長短者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擇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健等皆應曰甚好即令撰手勑既成　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方多事

標題　命按察使備兵府江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

河決曹單時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山東曹單等州縣民害尤甚○必梧州府知府張吉為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吉江西餘干人推誠御下申教令嚴武備擇將領其教士習射則懸金為的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鴛鴦銳偏架弩最神世衡教射青澗及韓世忠克敵弓之為者以府江山川盤結草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奪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箭中者必死厚募解毒藥多置挨牌重賞間諜邀截出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為犄角而東賊慓悍尤甚遂併力于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后考績入京有更張截止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詔促吉返任吉在府江七年后以陞遷去任后來者莫能及之○兵部尚書奏准凡大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荊密雲等邊應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擅自砍伐販賣違者問發南

方烟瘴地方衛所充軍若軍職降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差操文職降
邊遠叙用

辛酉　弘治十四年

正月　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甚聲響如
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日震尚未息
不時動搖縣東安昌八里編地裂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
丈者湧出溢流如河○是月十五日酋虜火篩擁衆入寇榆林○二月兵
部尚書馬文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ﾄ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
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国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
未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
隣酋虜而延慶三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
入寇夷狄侵凌中国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令小

標題
地震有聲

孫植評
国家之興不興於興之日必有所基国家之乱不乱於乱之日必有所由兆是故国家之興也見於景星慶雲国家之亂也見於星変地震是時地農有声不久胡虜入寇甚應感有如嚮也速矣然此皆脩省之不藏也言賭之不通也生灸之不恤也浪費之不節也以兆此耳馬文昇言於吾無非歆其脩德以弭災也然後准行奏疏社稷之福也生民之幸也噫文昇一頌而忠君愛民具見於此矣

標題
文昇奏疏
歆上脩德弭災
准行文昇奏

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而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陷我官
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内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
此正安内攘外之時脩德弭災之日也伏望陛下祗畏變異修省勉責行
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為樽節以備緊急
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脩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粮之空虛止傳給無例
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
陝西織造絨造内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奉聖旨覽奏其見忠愛都准行
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與虜右都御史史琳提
督軍務暉等至邊覘虜所在潛師河套擣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知驚遁
毀其廬帳斬其老弱百餘級而還
擢大理寺丞陳壽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邊堡失事

標題　陳壽不同功子弟

鎮城晝夜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意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陣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時論多其賢○保定府獻白鴉為祥瑞禮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遣斥之

標題　時論妻貧於奔

狄虜酋火篩復衆寇天同威遠甚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灑宸翰賜馬文昇以尚饍品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暉等正整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脩戰具既而虜引去○遞減王府房價及開墻造墳價價銀天順以前各王府郡王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為營造成化中始定為則例給價自行營造湖廣楚遼岷荆吉襄等府房價郡王一千兩鎮國將軍七百兩輔國將軍六百兩奉國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尉并郡主五百兩縣主四百六十兩縣君三百六十兩鄉君三百四十兩至各省

標題　白鴉為祥

如金川評　保定府獻白鴉所以白鴉為祥矣此典指野鳥為瑞何異甚哉其臣之好諛也上天之命天王其聖明矣惟此則凡獻白鹿白兔白鼉白鵲為祥者大率白鴉類也物異偶去何祥之有

陳清瀾評　按今朝廷明知天潢日盛祿米不足而不亟變者憚宗藩之怨重祖訓之違也愚有一說足以服宗藩之心使樂從而無怨講焉我祖宗廟以來凡有事於觀薦者必手書諸王同議示公也今斗米重大宜以手書論告諸王通將廷臣論及祿米章疏如詹事霍韜洽事中秦鰲所言

王府房價又頗有不同其造墳夫價物料則例郡王三百五十兩鎮國將軍二百五十兩兩輔國將軍二百二十五兩奉國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尉一百二十三兩郡主二百二十五兩縣主二百一十五兩郡君一百九十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開墻銀宜器銀及齋粮麻布俱各有差　弘治初以宗室日繁支費益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給至是復奏准于減半數內每一百兩齋粮林布通革也郡王以下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主而下祿米則俱本色四分折以六分矣迨至嘉靖初距此纔二三十年間而天潢益繁財賦益少不給觀諸臣奏議可徵矣

太學士桂萼進輿地圖謂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歲祿且至百萬矣戶部題稱晉府一府今增郡王將軍中尉儀衛共二千八百五十餘位歲支祿八十七萬有奇樂晉府而他王府可知矣山西都御史王德明奏王府積欠祿粮至一百四十七萬八千餘石舉一省而天下又可知矣

之類錄示諸王使皆知其弊蠹弊極不得不變而通之之意仍令戶部備查各省錢粮之數知山西則備開本省每歲所入秋夏稅粮幾何復課商稅幾何每歲所需上供幾何輸邊幾何官軍俸粮幾何官吏師生俸廩幾何連十歲之內災傷蝕免分數大約幾何或征討盜賊費用幾何及後開具因初分封現滿幾何所需祿粮幾何例今日晉代藩三府增封郡王將軍中尉係價

給事中秦鑿奏各省災傷蠲免數多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山西因祿米不足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科矣詹事府霍韜疏謂宗支日廣郡王以上猶受享多福將軍中尉而下祿粮不給失所有不忍言有晨昏進膳惟一餅腹不充飢者矣有假息蓬窩無室屋以棲之矣有不幸沒而無棺者矣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嗚呼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宗親失所至於如此而以忍言之凡臣民之家稍充裕者猶不欲使其子孫失所置義田或祭田以贍之為天下者猶不欲使民窮失所置養濟院以收卹之柰何忍使天潢而致斯極祿粮不給有司坐受其戾或升堂或攔街而罵或投磚擲瓦毆傷吏卒無如之何仕於其土者懍懍卒歲不獨惧受辱且惧變生不測矣自古患民窮盜起而況天潢乎易窮則變變則通使高皇帝復生覩此亦必不株守祖訓而思所以處之變而通之以盡制

共幾何祿粮增減共幾何房產等項支冶成約共幾何使宗藩一展參閱皆瞭如知賦入之有限費出之不敷再數十百年後宗室生生不窮仁以支冶令其一一計議共畫善後之策如此庶有以平其心弭其怨惟吾之所欲力不敢議朝廷之薄視藩而違祖訓矣籌國計者試思之

標題 謝鐸 上言宜塞捷徑

矣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程子曰聖王必為可久可繼之治誦斯三言所以處之之道思過半矣今欲處之無他要不過損過以就中損有餘以補不足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而已要必天下親王皆從國初遼韓伊岷肅諸王之制祿米皆二千石不使有厚薄之差焉郡王而下中半折支之內仍令中半折支以從在京文職三分支米七分支鈔之例焉儀賓祿米本色四分之內仍令折半以從在外文職二分本色八分折鈔之例焉其親王袒免以下則從皇庶人之例焉皆月支三石焉又必如凌瀚氏不謂不遽削於見在而惟定制於方來必如豐林王所奏宜定子女之數以杜宗室之詐冒必如祖訓所著宜制出仕之令以盡宗室之才能夫然後可庶幾維持於數世不然勢窮弊極厝火積薪數十年之后愈不可為矣

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夫人才選之

林次崖評

嘗請国無仁矣則国空虛而政事由之以乱信乎国家以得人为急近以諸宦賣官以充位而而之賢否無論也所謂設科以取士者蕩尤矣謝司成上疏諫塞掟徑之路其欵法国法收得人之效乎

科貢猶恐未精柰何近年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之例即他日貪利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為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願深鑒前弊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然捷徑之當塞者寧止是哉又言宜省冗員以後京府之制切見順天應天二府附郭如宛平大興上元江寧四縣皆不設學校惟總設一府學而稍增其廩員實為得宜今天下附郭縣分多寡俱各有學實為冗濫請從京府之制庶幾冗員稍革然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又寧止是哉裁減光祿寺內臣供辦光祿寺設宴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二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以不足用乃責京師鋪戶買辦宮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是都御史劉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飢盜起因以

標題 劉大夏奏減光祿供辦

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棹面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為之惻然即令下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

標題 劉東山之言其利溥

鄉艾璞曰劉東山此奏後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昔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與

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謚文毅岳父譙由翰林累官禮部尚書謚文僖譙祀北岳禱於神岳母姚氏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以為岳神所感也因名岳及長躰貌豐碩目光烱然望之如神為翰林學士進講

標題 倪岳感神而生

上前敷陳剴切音响洪暢人方之范祖禹在禮部十餘年儀文制度多所

標題 倪岳方范祖禹

擬天下皆仰其風采云○改兵部尚書馬文昇為吏部尚書

標題 天下皆仰岳風采

右都御史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壬戌 弘治十五年

春禮部尚書倫瀚卒擢左侍郎張昇為禮部尚書○會試天下舉人命禮

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侍講學士劉機為考試官取魯鐸等三百人廷試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甃平涼府開城縣為固原

標題 劉大夏總三邊總制

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成化以前胡虜未熾平涼固原之間猶為內地得以休息所備靖虜一面耳自大同入掠之後遂為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王蘭四衛總之設總制參將遊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

標題 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逵謀出兵圖之密言于

上以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議之大夏以為不可曰臣聞先朝將士言當時全伏

朝廷盛德乃獲遁免

上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於太宗

標題 皇上聖武同於太宗

柰今將帥領兵遠有不逮且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度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以得策

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誤惑乃寢○戶部尚書倡鍾罷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為戶部尚書夏

標題 上悟大夏之言

山西洪澗人○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操先是

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掖以問劉大夏對曰京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奏減保定兩班一萬餘人回衛團練奏入

上可之遂勑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於宮門以誣大夏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役北軍者所為耳減修清寧宮軍夫之數先是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而劉大夏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為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命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意減去人夫耶調旨來切責太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其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標題 有造飛語帖夏於宮門

標題 大夏知督官有所利而為

標題 愛惜軍夫司馬職

湯海若評

劉東山每〻告

上欣然納之所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

者辭位特無嫌可乘不能遂其去志若以減去軍大而下旨以切責之則去志遂決何人可以維其任乎而太宰士刻健公以一言而挽東山之轍君子曰国其有能臣矣

**徐岩泉評**

按當時會典不列載內臣職掌誠一大缺典彼日備纂諸臣非不知載此蓋避中貴之嫌而不欲載也若如霍文敏所謂備入則一展卷而知孰為祖宗成法當守孰為後來

十二月前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喬新性剛介寡與自筮仕即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自少好學手不釋卷平生氣節友彭鳳儀文學友丘仲深以為知己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史臆見椒丘文集所編有文苑群玉續百將傳勛賢琬琰集等書後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大明會典成一百八十卷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粮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粮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癸亥** 弘治十六年

春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進太常寺卿崔志瑞禮部尚書仍掌



寺事志瑞發身神樂觀樂舞生以音哇洪暢儀度閑雅擢太常贊禮郎累遷太常卿至是進尚書追贈父祖皆如其官蔭姪承祖為鴻臚寺序班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以引咎告退且言兵政弊端 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大夏陳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於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師操失業五曰竭生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梦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墜賞偏於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覽奏嘉納一一准行 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事有可否每欲召卿商議又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進來劉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監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警我省徇私害物者比乎 大夏曰臣下以

**鄧定宇評**

標題 大夏陳十事

大夏不隱忠言而更陳十事矣臣也聖明善于納諫而一一准行矣君也有是君而有是臣十八年之治已兆于此矣豈偶然哉

孜省為監

標題 大夏不肯進揭帖

**郎青螺評** 法不可徇，則私矣。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荅久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上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為無足異者。

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以前代紏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以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之。

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荅久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上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為無足異者。上領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上每召劉大夏入內庭奏事。大夏至跪御榻前，上轉首左右顧近侍，臣內史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其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上前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其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其今日求退

標題 李榮不敢蔽矣

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標題 女苗作亂

**朱金庭評** 女苗死子殺其庶子以襲夫戎而作亂，帝令戶部王軾詣兵一鼓而平之。此牝雞晨鳴，杀身之汝自招之也。

貴州女苗米曾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米曾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曾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曾遂反，因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試湖廣公安人，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性上所編皇明正要凡四十篇。性江西上饒人，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既而罷之。時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為明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靈射惑衆，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誥告命及封號，健

標題 罷建壽塔

**張洪陽評** 君天下者治道

攸關生民所係過責使改弘治君詔建壽塔而聞大李士刻建之疏而望之以所言納諫照耀簡冊改過不吝方之成湯從諫弗弗于我孝皇何該焉

標題 茂烈疏乞終養

蕭漢沖評

嘗聞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未有親未能孝而能忠于君者也愚按陳孝廉終養一疏寫出母子至情无一毫又飭至今讀之

等復言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不可與夫誥命 朝廷所以獎賢勵能惟鄉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 朝廷所以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何疏入有旨俱報罷

甲子 弘治十七年

春監察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邁陳情乞終養許之茂烈疏曰臣生十一年父善祥不幸蚤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惟時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而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柰跋涉重違故鄉臨別呼嗟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二年顧以非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感戴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



軀圖報於萬一也柰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冒酷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況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伏望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恢臣雖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於將來再效大馬之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勵志迈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翦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為吉安推官明允公恕信孚于民者考績歸至淮以之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為救為御史袍服

標題 茂烈幼時不與群兒伍

標題 善學莫如顏曾

猶令人酸咽興感想當草疏時未嘗不肝腸摧裂淚隨筆墮不能為心之甚也在家能孝則其在国而能忠君者河知隆錄此疏當與李令伯陳情表同垂不朽云

標題 儒有向上工夫

標題 詩文特士苴

陳白沙評 恭觀孝宗此舉抑至情尊礼制反復詳慎務求至當以昭一代之彝典而陋唐宋諸君子不居所謂惟聖尽倫惟王尽制惟孝子為能享观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嗚呼孝皇吾無間太矣

素朴但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繫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家養身自治畦蒼頭給薪妻子服食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奥旨躰驗身心隨得隨録當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士苴耳

二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睿皇后尋詔罷尊謚仍稱太皇太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　孝莊錢太后崩太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　太后崩隨上尊謚曰孝肅百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太學士劉健等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言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為釐正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超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慕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為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太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猶為非禮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故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為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極重豈可有毫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襍乱無紀極耳且孝穆太后朕生母止尊稱為

標題 上謂內臣罕識道理

標題 事須師古

標題 宗廟事關綱常

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

標題　孝宗大公至正之心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群臣之會議猶可柰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

標題　命大臣會議廟制

祖宗之制為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為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　上聞皆叩頭而出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執筆上言曾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言皆於禮為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祀推李宸妃之沒　仁宗傷痛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衆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復召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奏曰正是古禮　上曰乃稱　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為當　上即袖出奉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於此建廟遷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上曰　位序如何健對曰太皇太后當中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　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

標題　伸朕尊親之意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於是中外

標題　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標題　翕然稱得禮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太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所以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六月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偉整理各邊關粮草先是北虜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來有走回男子報說虜中有異謀欲搶黃裏者謂京城也又云朶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頑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於是遣仲

標題　虜有異謀

守赴大同宣府備往各關各預整理粮草以待出師

七月　上召李東陽劉健謝遷至煖閣、上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有掘殺墩軍延綏遊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標題　墩軍皆吾赤子

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敢殺傷朕當做主可選京軍三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師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　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兌顧彼失此須必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

陳清瀾評

嘉靖中北虜果由古北口潮河川徑抵京師北門及通薊等州大植而去果符諸臣所慮云

意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

標題　大夏力言京軍未可輕出

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粮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粮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亦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為沿邊諸將所拒隨亦引去、

袁宏蟠評

右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懇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矣公同年好友也愛於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標題　戴珊托友達情

皇上憐而允之　上曰彼教卿來奏乎珊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臣不能動天今臣見　陛下日為彼申達下情　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

**楊復所評**　孝皇之待臣下也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怛之意家人父子之情謁苓溢於言表宜乎諸臣之感泣矢死以報而不敢復言家也

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大夏以　上語告珊上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

改督理陝西茶馬左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兼理邊務一清先為雲南安寧人祖父遊居湖廣巴陵遂為巴陵人幼穎異舉神童為翰林秀才成化戊子年十三順天鄉試壬辰舉進士授中書舍人累遷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召為太常少卿至今職後僑居鎮江

標題　賜火夏等白金

乙丑弘治十八年

春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寶一錠時　上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至是召二人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

標題　賜命不必朝謝

**廣西官軍討思恩府作亂土官知府岑濬誅之改設**

**即之南評**　以孝皇之君政平刑清保恤民瘼天下之賢君也而尤有叛逆土官岑濬者以為首率刼掠四境上命征而直搗其城斬其首而稱平矣

流官知府先是濬謂叛亂逆破田州府逐其知府岑猛放兵刼掠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等奏討之○詔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苗兵一萬會合兩廣兵進征直抵舊城破濬斬之蕃等上言宜照馬湖例改設流官以正變其俗從之○二月禮部欽奉　聖旨朕方圖新政理樂閩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但有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會試天下舉人命掌詹府大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為考試官事取董玘等三百人

**商鼎石評**　按疏首謂剴切狄平是明資治通鑑

標題　李夢陽應詔上疏

三月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己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己之所言不得上聞而嘗患人君者聽之而不樂也蓋其直言之臣實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辭暨其言剴切而

而無回互藥而鮮包藏此疏無
慨所語所屢宦官外戚盜賊之禍後來其言無一不酬正德初劉瑾擅權恣惡繼而流賊四起幾致大亂至嘉靖中壽寧侯卒以驕橫干誅三復此疏其才猷氣節一時可想矣昔人論賈誼治安策謂其通達國体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愚謂以李空同之才雖賈誼何能以過焉第惜其恃才而矜後來行事多不滿人意亦未免於昔人謂賈生志大而量小不善用其才之病也雖然君子取人不求備叔世全才寔難而況文名如空同氣節如空同經濟之才如空同尤一代所仰瞻者乎殿故於此疏備書時畫深嘆息致意焉

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指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姦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覩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及矣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陛下弗察也又以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若去其病欲其利莫若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而不之祛也又為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臣今謹據所見冒死以聞惟陛下矜察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何也所謂有其榮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

標題
宦官為腹心之病

觀當今士氣頗似之矣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孤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自為老成又不喜人言且遇事圓巧而委曲自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不謂之病乎臣竊謂此等不治必漸漸不可救藥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緩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覈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廠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也抑例不可廢耶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定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擿撥其姦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

標題
十虎一羊勢無全羊

**史道岳評**

從來宦官權而傾人固有不可勝計者獨惜人主察之不聰而所以醒之者臣於統率而有李宣同之跡在焉

標題 強本 所以弱枝

**王荆石評**

夫治世不言兵兵豈樂於用哉古之聖帝明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今之用兵者即此流而諸

彰彼未擿發姦尚有嚴心今其姦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乎昔人有言曰官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若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言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緣數十年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羣露骨焉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蓋不恤其軍家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戢者不以報狼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身老拙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



**曾忠襄評**

[illegible]胡可勝言哉夫天下者[illegible]不為之一寒心也

標題 騰空 四衛 皆內兵

而無補空名而難實者也夫騰空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查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人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奏之內兵又其專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斂重而民貧貧困在倉恩不下流也今百姓艱愚無賴而有司者不卹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是豪富者剝削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逃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顛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官供用有常數宜有常簿也今油蠟皮張諸科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嬴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

標題 民害 起於 重斂

刑罰者稅斂之民之禍也亦國家之禍也苟為不去則貧窶者在位而恩不流是民日貧而斂日積未有民貧

而有司能肥其家者欲望其治也胡可得與　標題　真郎出以求前

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有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是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肯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

恩不下流　標題　往場　敝民之害

陛下猶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書不減矣科票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正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敝民之害臣復觀洪武初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校獻正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

按洪武初其法如此民無若於衣食而室家奔慶矣今已反其法而享皇親民之關墾者一旦蕩盡無餘矣有視民如子者可

許穎陽評

家既奉天子命為己有遂自奪其田主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十里之外搔騷然不寧矣夫曰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秖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

不友而思耶　標題　貴人賤馬

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耶嗚呼亦甚矣吾嘗廢卷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蘇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取百姓邇年坐勾攝轉相牽引妨廢本業男不耒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老者轉而死塗泥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知陛下必有所不忍也六漸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為竄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羸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倪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誘以自觧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靡之也而曰是錢穀者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始有空運之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有七十餘萬兩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已雖欲不匱焉可得哉夫今彊土不蹙于前也鮮卑大寇非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

標題　六漸

孫稚澤評

財為民命所關宜可浪費或宜故財蠹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固有是理倘不行已而供給用後可議也若給觀寺之費以奉佛吾恐民窮則益心生固於且惟支矣觀寺何有焉

標題 財耗 佞寺 觀

曰猶不足此其故何也靡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誑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

標題 道民 奉佛

陛下乃不嗟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夫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費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

標題 智者 察微

陛下計何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為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於餒乎以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愈於凍乎往有組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愈於凍餒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矣故以臣之愚竊計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俸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十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刼縣燒村剽掠婦女日相聞也臣謂宜趣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俟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

標題 有亂之機 無亂之形

標題 有備無患

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意外之警有如平原雒陽之倫乎三曰壞名器之漸夫明王懸爵祿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所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之官者官之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子者陟其孫臣不知

標題 聖王之政

尚有治定亂而衣物之戒未雨之防所當預未君子謂是號也其為國慮深且遠邪

標題 有亂之機 無亂之形

標題 有備無患

聖王之政

項玄池平論

國家所重有在器也物而已器者自天命所示非我也物也孔子惜之是以緊鐘鼎細物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之官者官之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子者陟其孫臣不知

賞則必畫案是何以示勸乎詳是疏也可以觀誼治安東漢俗矣

標題 帝王 畏天而愛民

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爵不足以厲縻爵賞不足以諷奮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太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醜穢彰露 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丞相不知報也四曰弛法令之漸不錄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

標題 梁武 武帝 恩詔 君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惟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享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此又脩葺其圮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令 諸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夫誘

[illegible]同以是疏而直斥其短或方外此真能匡君者意者十八年太平之治其基於此矣

標題 皇親不得與政 聖主不易之論

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之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撰一法使天下息而嗷嗷者止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 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置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固知斯言以為 聖主不易之論是所謂礼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令有間今顧禮以防之者臣以為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用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強折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賈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掛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僭不可夫僭則陵陵則逼夫逼則法行沮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就非飲恨于壽

孝宗同以是疏而直斥其短或方外此真能匡君者意者十八年太平之治其基於此矣

標題 皇親不得與政 聖主不易之論

張法陽評 礼建而分定此一着君天下者不可亟時也皇親壽寧侯所為多有不軌夫僭則陵陵則逼此

寧侯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既而釋之先是夢陽疏既上

皇后金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切齒之日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科道官交章入救金夫人猶前泣訴求加重刑

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旨令復職惟罰俸三月而已他日　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

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遥見大張兄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侯也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　上曰近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聖德如天之大

上曰夢陽本內事關戚畹且言事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　司本上

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捶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所以令釋復職更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

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掌詹事府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　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嘉納之

上索太極圖以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管內閣誥勅將柄用之会　上不預不果

四月二日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掌上管事并在外鎮守方守上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來以備觀覽

上召大學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本令健等看詳因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須為處置務令通行健等執奏曰今國帑不充府庫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

注機而其跌宕之詩尤所恭敬以稱其定故也由此觀之孝此樂關係十休其大豈零以輕視

標題 健等極陳正府奏討之弊

王麟洲評 孝宗皇帝勵志勤治多與臣下議論古今無不天順和暢門禁樂樂有家人父子之風誠近古所罕見也

標題 議鹽

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曰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陳

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矣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因奏曰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夾販私茶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此等故事今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爾今鹽法速整理健等奏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嚴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關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更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戶部尚書韓文等條陳釐革鹽法積弊凡七事奏請施行之

法以齊近皆

陶石簣評 劉健李東陽謝遷等三人任閣健敢於任事東陽長於文學謝遷明於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以鞏成弘治十餘年升平之治也

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

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於是直叩○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疾恐治不能與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瑜勸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為

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手若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為

皇后生

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前

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硯戴儀就榻前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此書輔

標題 榻前授遺旨

明楷授任旨敕臣下无非欲其補益宮以備承大統使之前耀後云尔

史道岳評

按北虜絕大同宣軍事之皆曰折百戰十幾百戰十幾百勝此其弘治以來邊臣敗績實也天所驅羊以啗虎而且貽醜虜之笑矣尚何斬獲之收望

他作個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轉禮部行之。○初七日、上崩。○十八日、皇太子即位。○六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遵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崩號孝宗。○北虜寇大同宣府、邊將失利、命保國公朱暉、師將禦之、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出師分駐大同宣府、虜引去、斬獲百餘級、加暉太子少保、琳尋卒。七月、加少師太學士劉健等柱國支正一品俸、太子太保太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太傅、兼太子太傅、起致仕戶部右侍郎許進、為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兵馬、尋進兵部尚書、提督仍舊。○八月、上皇母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后、尊母后張氏為皇太后。○差承運庫太監王贊、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贊等奏討長蘆用引二十一萬二千引、載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織造物料、時戶部司屬官

輯文奏疏課失造

正今日急務

李夢陽王崇文徐廷用以氣節相尚言於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准鹽課織造、於是文等執奏再上、止請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上召內閣問曰戶部何為不肯全與、劉健等對以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私鹽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官鹽、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

中瑤泉評

按皇莊之設始於成化、亦其少不過數處而已、至正德朝內臣用事皇莊始成、先後建立至州縣邑至三百餘處、於為之民至是愈困矣、皇莊可多設乎哉

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幾個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個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上不得已從之、止批旨六千引。○十月、建立皇莊七處、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皇莊、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久近侍、與

上同卧起宴遊謀議時稱為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等專權屢於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分守七備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舉用大受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司禮監司禮監受了　上信之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北虜巨萬入寧夏乘勝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十餘人馳至華亭驛会總兵曹鑑議方畧嚴守備虜圍各馬營見所選新兵軍容甚盛駭之移侵隆德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炮嚮應如數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十二月左都御史戴珊



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德性和粹亦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為物誘而意常近厚祿仕十餘年家無餘貲○召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為都御史敷華江西安福人性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云

擢總督兩廣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廷選為南京工部尚書尋疏致仕廷選福建長樂人由進士授蘇州推官廉明仁恕屢折疑獄民稱青天召入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勢巡按廣西適或寇猖獗躬擐甲冑討平之詔增俸一級賚白金文綺歷浙臬僉副藩伯鑛徒煽亂諭解歸農歲大歉設賑活民萬計宦浙最久凡官舍所需一毫不取諸民必遣人於他處市之歷深望重南臺会薦劉大理卿鞠讞多所平反以都御史出鎮兩廣盜賊克斥專意招撫梗令者不得已而後加征討擒巨寇李四子李通寶胡扶香等絕其醜類撫其復業者甚衆累受勅諭金幣獎勵暨勞引疾乞骸



標題南都四君子

標題北虜入寧夏

標題北虜犯京師

郎青螺評

漢之士常昭大在目我朝武商初政未幾皆採已張黨漸肆奏付皇監建立緣往東廠各鎮守時事駁之太乱矣卒在其露之變賠稱繕神天位況危而復安者祖宗庇之也君天下者安可以內官為腹心而不蔑之太防與

標題南都四君子

標題北虜入寧夏

周用按評 安定臨自歷巨以來致仕行操自叶其法心制行表之可風人世斷者人也亦不多得矣視彼保可左右功可見而尚能功名者所可合即

俱荷 溫旨眷留尊尚書復乞疏共八上懇切賜璽書馳傳歸有清慎才明功成身退復遂高尚之褒有司月給廩歲給役卒賜祭葬

贈太子太保、 蔭子王汝恵郡節推廷選宅心忠孝制行端方宦轍所至皆有恵愛尤惓惓於作興人才共與衰刻獎紀綱肅然疏歸林十餘年杜門自守者撫粤奏議乞休累疏稿竹田詩文集行於世



新鋟評校正標題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終



# 新鋟評校正標題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

粤濱遺史清瀾釣叟臣東莞陳建輯著

## 宋養淳言

被太行皇帝大漸時召二三元老入受顧命輒叶叮嚀尺展沿分已知聖主之令終矣而且云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勤請其讀書做人好三復斯言明並日月秋毫必灶矣 標題 劉健自劾失戒 標題

## 丙寅 正德元年

春

上耕籍田○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以庸愚遭遇 先帝簡任內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為托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訖無寧日百司庶府倣效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能幹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涉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

武宗毅皇帝 御諱厚照孝宗皇帝長子在位一十六年壽三十崩葬京陵

降言獻書劉健

謙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負虛御或言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

經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

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諫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

其謂臣何乞賜罷黜 上降旨慰留○夏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先是御

馬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書篆儒士缺人吏部以奉旨考選復有旨令

閑退人役通送本監考優劣文升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瑞慙憤奏文升

與大夏姻親以薦著文升欲抑僉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都御史總督軍

務文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于外詣吏部辭之不能得繡恨之與李東陽

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文升遂力求

孝宗因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僉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僉

致仕章疏前後至者十一 上乃允○擢吏部左侍郎焦芳為吏部尚書

芳河南必陽人時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為芳內援故李東陽

輩之謀不行

謹按崔侍郎銑撰四貞祠記謂自論者欲司馬之為宰而黨與分愚謂當時二黨似宋洛蜀雖賢亦不能無黨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夏儒授都督同知尋封

慶陽因妃父沈傳旨讓並授錦衣衛千戶尋指揮僉事並給閒田為莊田

○南京國子章懋三載任滿上疏乞休不待報而歸懋浙江蘭谿人先由

翰林編脩改南京大理評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四十一即乞致仕弘

治末起南監祭酒至是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緘

標題章懋知縣而去

標題先德之言至是

公移呈繳吏部不待報尋聲言東歸復三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未幾劉瑾

擅權公卿多遭斥辱惟懋知幾而去後起為南京大常卿辭不就進南京

標題章懋

礼部右侍郎致仕丹進尚書致仕正德末卒懋自小潛心大業慨然有范

文正公之志於書無所不讀身体力行涵養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遊或
難進易退之節
飄爲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又有語弗肯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刪其繁
蕪可也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立朝僅四十日難進易退之節
天下高之學者稱爲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録閻然子集卒贈太子少保謚
文懿○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大夏自入仕以來由
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息澤大夏歸後大臣有
子不當蔭而自乞澤者言官參駁不允因言劉大夏官居一品而子孫當
得恩典大夏耻陳乞今宜舉例以崇薦退朝廷從之勘合已到大夏亦不
以屑意適劉瑾專國事竟不行○召總制宣大軍務右都御史劉宇爲兵
部尚書
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大學士劉健謝迁罷初
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 上狗馬鷹兎舞唱
角觝爲樂漸棄萬機弗親者舊內臣段敏黃偉以端慤斥不信用戶部尚
書韓文深憤憂之每朝退對屬吏輒泣下郎中李夢陽說之曰公大臣也
義與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柰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
夫三老者顧命臣也閣待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
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爲辭事可濟乎文數然改色曰善即事弗濟
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遂令夢陽具疏草文讀而爲之曰是不可
文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
以辨好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臣等伏覩近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視朝
漸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癯省大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
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排優雜劇錯
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褻無復礼体日遊不足夜以繼
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

大夏之大幸也不然當時刘瑾之專恣千孫一得恩典而斥辱且隨之矣欲爲子孫謀而失爲子孫焉
標題 韓文 深憂時事
標題 大臣 兼典 用休 戚
標題 三老 顧命 臣
標題 人主 以辨

奸為明

厥候占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行私而不知赫

標題 桃李秋花

赫天禽皇上 帝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

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蠱粉趨醯何補於事乎乞將馬求成等拏送法

徐儆弦言

治大下有道觀野遺如而已然賢者易遠而奸者久易親何也賢者中立不倚至正不阿人主一見不合其意必斥遠之況有從旁以諂之也奸者諂諛阿媚如虺如蛇人主毋論為所迷而不悟即悟之而稍特不斷之意彼必

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潛消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亦交章乞請患除

群奸以保聖躬司禮監至內閣傳旨云 聖諭已悟痛加脩改所劾太監

馬求成等姑容涵容劉健與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

惡極得罪 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求成等 上不允於是健

等以去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業已窘相對涕

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健等卒持不肯下內司禮

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剛直頗惡其猾所為獨是閣議明日有旨召

韓文等諸大臣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言

如此如訴而人主卒為所中而不覺也余觀武宗之廢劉瑾謫劉健謝遷何以異是也故傳曰惟仁人放流殛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為能愛人為能惡人武宗視之豈曾隔天淵也

標題 劉健等疏諫求成

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弟奴侍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衆皆惴愕莫對惟韓文累述群小導非之罪榮曰疏脩矣 上

非不知今意弟欲寬之耳明日諸閣益窘業自求安置南京外朝多官論

劾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日發旨捕劉瑾下獄瑾等聞

之趨至

上前環跪伏哭頓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其輩 上為之動瑾因

進曰夫狗馬鷹犬何損于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

有則惟 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怒是夜立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而收岳等拏獄設內行官

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並司

營務分據要地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

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戲劇

標題 劉瑾提督團營

不允東陽致仕

上久信之至是遂惟令劉健謝迁致仕惟獨留李東陽盡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迁亦訾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懇留既而王岳李荣范

[南京山西]

按刘瑾疏云方今倫道無聞只增作例之銀理財無術惟及廣東之廉浙江既奏軍士無粮餉者已數月山西又奏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万小民困苦而征敛益急稍歲窘之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瑾疏数千言大率皆言徐智並發

[南京]

克凈軍仍遣人縊殺王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慘禍始此矣初舉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堅持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同事者曰此屬得疏斥足矣果浚其事恐有甘露之变時不能從既而果如言卒貽縉紳数年之禍識者恨之○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奏上竟不允劉健謝迁既罷瀕行東陽祖餞欷歔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你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然無以應

[謹按]双溪雜記李東陽與刘瑾有舊瑾敬東陽文名及是東陽泄韓文王岳等謀于瑾因得預為之所既而刘健二公皆去位東陽独被眷留初皆以為東陽素有文名故尔及後刘瑾刱造玄真观于朝陽門外東陽為製碑文極其称頌人始信泄捕瑾之事為真自與東陽坐保冨貴一任瑾所為矣



[檔]

檔斥雜奸之言也劉切個欵餘不尽記

[標題]

杖欽天監杨源

[標題]

逮六科十三道獄

下刑科給事中劉蕙獄以上疏極陳時政斥權奸也擢吏部侍郎王鏊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鏊

[蘇州吳縣]

人○十一月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閣辦事尋加芳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杨源先是七月中源奏為禁止遊戲端拱以回天戒事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摇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因勸上安居深宮絕嬉戲禁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至是奏為謹天戒以保治道事言十月末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昌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揑寫旨意杨源假以天象妄言禍福着實打三十棍放了○逮

[南京]

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至京俱下獄時銑等上疏乞黜權閹遠佞以正國法內開司禮監太監致仕高鳳伊姪高得林招權納賂乞并梳其職彥徽等上言保晉佐輔



[焦芳園言]

世矣小人之蠹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刘瑾自喪位之計得行行帶司礼監之命南下瑾即得志横行故左班无敢誰矣由是所甚

大臣以安宗社內開奏晉大學士劉健謝迁疏入劉瑾大怒捏旨看官校俱逮繫錦衣衛獄○調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爲吏部尚書時劉瑾與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不直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拆銀者內有假僞驗出以文不能防奸捏旨令罷職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戶部給事中徐昂論救言文忠憤所激不應勒停却坐除名爲民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總刑部主事士奇皆坐爲民○罷左都御史張敷華敷華疑重端介不爲詭隨瑾惡之捏旨令致仕尋卒諡簡肅敷華初爲庶吉士內閣學士李賢彭時歆留官翰林敷華與劉大夏力辭不就二公後皆以政事爲名臣

謹按翰林之戒坐階卿相清華莫比而高才有志之士頗亦有不屑爲者爲其間局無政事無以自見也

召前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滽爲左都御史○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標題 二公改事名臣

劉瑾既入司礼監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問決初亦從內閣票旨後瑾自於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謄寫府部等衙門官票公事填滿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晚礼都察院一日審錄重囚事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陛辭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推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要票旨李東陽輩必極其稱美有曰爾剛明正直爲國除弊等語務爲容悅云

標題 章奏付瑾問決

林俊字言

劉瑾雖擅權不甘織文豪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東宅者自爲觀望未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趨揣意旨之有事体大者令堂候官至門下問之然

丁卯 正德二年

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尋復下夢陽獄會有審辭之者復赦歸○逮尚寶卿崔濬按察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下獄枷號謫戍邊時劉瑾方厲威濬以冊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轎祥以御史陞副使擅起人夫馳驛偉公差回

後下邑故璮造建使人人媚璮璮正平不可奪則彼亦未敢大肆其毒也

乘轎爲邏卒所輯璮俱奏捕下獄濬祥枷號于西長安門偉枷號爲通州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連上章乞寬宥始釋充邊衛軍○下兵部主事王守仁獄廷杖之謫貴州龍場驛丞以其上疏論救言事戴銑也○閏正月

偶題

上御經筵講書

劉瑾捏旨將南京言事科道官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并呂翀劉瀚各廷杖三十發爲民○謫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參政勒致仕先是戴銑等言事被逮瀚連疏論救瑾怒捏旨枷繫赴京罰米三百石行居庸關監禁追納罷其官○二月以詹事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部右侍郎時

謝正陽言

双溪雜言楊廷和劉忠既陞南侍郎忠謂和曰此行須列璮否廷和曰璮所爲如此未可往見人知之必以報璮安璮矣決之廷和以綿幣辭璮曰劉

南京禮部右侍郎時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家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如何添出許多話說劉瑾與廷和等皆儲東宮官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遣廷和南部侍郎時南部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還之實陞之也未幾復陞廷和本部尚書

謹按弘治乙丑歲廷和秩以春坊李士主考會試不三四年即以尚書入閣進少保祿一品亦太驟矣所以人之議嘖嘖也昔人謂蓋共驩者必非正朋昭憍者必非薰愚謂周旋于劉璮之黨與夫錢寧江彬之倖而無一忤者必非端士尚論人物于正德之世者此其大略云

先生不是我也有後璮遂擁和而陳忠時劉瑾爲兵部尚書托保國公朱泰者交通劉璮璮日不來廷和建和弟結保爲兵部中每伺瀚出則邀入同置酒坐款語遂因瀚傳書于璮璮自惟南戶部尚書素民悅以廷和代之所廷和復因瀚不璮取入內閣許謝因金三千兩璮許之

璮

奏勅各處鎮守太監干預刑名諸政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爲害者河南鎮守參堂剝取民財徧鄉野輦送數十萬于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于蘇州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言者

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艾璞至京下獄梏職發海南爲民先是有勳戚家與無錫訟田璞承勘悉以還民勳戚賂劉瑾復訟使者復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勳戚且劾璞前勘非是瑾捏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撻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海南瓊州爲民○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樵賂劉瑾求封爲郡王傑持正不與

劉瑾矯詔以謝劉等

瑾御之竟以是罷去既而復起前礼部尚書張昇代之尋亦以忤瑾罷○劉瑾矯詔以大學士謝迁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爲朋黨頒示天下○八月初十日今

烏朋黨

標題 清河

上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當湖廣分○罷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會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緣邊巡視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地方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脩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尅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標題 火星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謫戍陝西肅州衛死于道時源復奏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瑾將奏留中不出召源面斥之曰尖嘴蠻子你是何等官也要學做忠臣遂捏旨拿送錦衣衛着實打三十棍發肅州永遠充軍差官押去至河南河陽馹因傷重死焉妻爲氏斬尸獲覆尸瘞于馹後

入太微宮

謹按 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楊源之奏意在刘瑾豈怕死乎而卒被杖因傷重死焉而死之日徙生之年也源何愧乎而徧愧在廷之臣無出一言以申救之徒作寒蟬抱葉之態視之楊源真愧死多矣

東廠卷言

標題 姓名 所在 撥有 遺愛

南京左副都御史雍泰爲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泰陝西咸寧人性氣蕭廣風度稜峻由進士爲知縣御史蕭憲巡撫所至輒有遺愛紀綱肅

標題 清河

河南河陽馹因傷重死焉妻爲氏斬尸獲覆尸瘞于

謹按 杖因傷重死焉而死之日徙生之年也源何愧乎而徧愧在廷之臣無出一言以申救之徒作寒蟬抱葉之態視之楊源真愧死多矣

十月賜 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稱訪得河間府靜海縣河淤退灘田十乞比照 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奸民李長等捏稱投献也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內並無靜海縣河淤退灘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雖稱無徵荒地但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足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爲莊田永業

標題 人口 戶口 撥有 遺愛

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泰陝西咸寧人性氣蕭廣風度稜峻由進士爲知縣御史蕭憲巡撫所至輒有遺愛紀綱肅

然人不敢干以私。兼憲山西時以事撻太原知府伊珍爲珍所訐奏繫詔獄左遷湖廣。泰政尋擢巡撫宣府。泰將李傑不法部下訴於泰將劾奏之傑怒泰。謝罪。泰按軍法呼左右縛傑大棍撻之三十三軍股栗。傑有內援泰遂以檀打將官劾罷。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言官潘鐸等復疏泰有敢死之勳。克亂之才。許進素善泰薦于劉瑾。瑾以原籍陝西興平人以同鄉故起爲南京操江副都。時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卿人以喻泰。泰曰進退在天。若柰我何。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瑾怒遂捏旨令致仕仍罰米千石。爲千束。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取回各省巡撫官。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乃旨票將各省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防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遣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粮郎中下獄。劉瑾探知邊方召商買納粮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史三年一以查盤。回奏內有粮租糜



草浥爛者。瑾票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粮官下獄。既而鎖拏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過粮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繫。邊儲漸乏。○劉瑾性貪酷而假仁義抑同列。各大用聽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於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敵計者罪之。乃止。馬永成欲陞錦衣百戶。邵琪瑾方拒以爲不可。爭於上前。東廠大監立聚。忤瑾意。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孝陵大監王瑛於御馬監建新宅。誘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庫粮草。所得利進于內。瑛自爲旨送戶部。尚書顧佐白于瑾。瑾大怒。入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粮之理。上以爲不知。瑾遂枷攬納戶于戶部門外。皆死。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江西南昌人。自幼聰悟。博涉群書。潛心性理之學。探索經傳。賾奧多所獨得。一時相與往復談理學者數人。各立門戶。而元禎屹然獨立。所著書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元禎

年後公互爭權自相屠戮矣後果如昂言所謂逆人知幾為可愍哉

入仕籍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三十年天下之士莫不想望其風采晚年以纂脩再出遂為時輩所忌言路抵其書求入閣賫恨沒于京邸故論者以為不若章德懋晚節堅志不出之為高云

標題 元楨不若章懋

## 戊辰 正德三年

正月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陪賞之○罷吏部尚書許進尋落職除名為民調兵部尚書劉宇為吏部尚書進不欲媚劉瑾然亦不與抗事多調停有中立之意焉朱瀛者每為宇謀欲傾進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佯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泰乎昔剛暴

標題 令布政司送銀特京師富家

朝廷屢貶謫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票旨屢責進乞歸遂落職以宇代之○二月會試天下舉人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呂柟景陽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改翰林院編脩顧清等為部屬官先是焦芳子焦黃中既會試中式芳意欲處以大魁既而衆論取呂柟為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於劉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為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脩○下御史徐楨獄謫戍邊未行死于獄楨江西新淦人初知江陰縣政績顯著適朝覲吏部奏楨天下治行第一徵為御史差巡長鮮鹽課劉瑾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楨弗從瑾深銜之後楨復禽侯于朝門適遇劉瑾又怪不行跪禮即揑為旨意奪送錦衣衛獄二次各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楨傷重死於獄仍行原籍查取伊男徐朴起解補伍及即赴衛不得寧家○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至京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鄉試其弟于進

是劉瑾相繼斥逐瑾黨勢日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成憲綱皆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至此會試而又欲移其子乃為公論所抑遂入言劉瑾改楨為部屬官部屬官嗟乎時為何如也而清等之改何減也芳之貽臭千載而下惡謚何時改也

標題 徐楨治行

士也和父春亡仕至提學食事卒近世所未嘗有也○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劉瑾恶其築邊太費也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脩边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

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盤粮数不明枷于東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延枷示吏部門外時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號威衆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文武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執朝官三百餘人詔下獄有日早朝有遺空名文書於冊壓者上見之令拾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疑群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所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有仆地曳出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枷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跡踪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得尺釋○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

贈左柱國太師謚毅恕平生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漕河通志介菴奏議石渠意見經籍格言等書○逮前戶部尚書歸文下獄罰米千石放歸瑾感文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揑旨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監禁数月罰米一千石大同上納陸續更罰至二千石家產不能償省稱貸以給

八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肅州衛先是大夏在兵部謀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官府数百萬近幸者茲不悅大夏既致仕歸有激怒于上者將村及太監蕭璡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意非劉大夏建白乃免時劉瑾日請求臣僚劉宇與大夏有怨言于璡璡遂捏造揑旨逮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士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今氏未叛何名爲激變集大成議都御史屠滽亦謂大夏不

年入敘督于本條邊墻拆入正德十年大本以入間得平宗復掠其家正德十四年又復掠殺復犯直至蘭昌泰州地方至和清元年又復大本真抵西安之邠州鳳翔之隴州殺戮之慘比前倍之閭井蕭條戶口凋耗使正德二年劉瑾不出得象前功所費不過二三十方之銀和人民有解救之利官軍自成化之

宜深罪瑾怒乃與宇謀署大夏輕諫夷人遷徙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大夏即買驢雇車以行出都城日觀者如堵商賈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饋進果食亦有焚香密禱願公生還者○大學士王鏊致仕鏊見劉瑾兇悖場之不能得居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鏊性好學多所論著嘗擬作守溪震長語行于世間多確論云

嘉靖初卒贈太傅謚文恪○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泰廣東順德人為人清介謙和成化中為御史嘗言宮闈預政被種幾死累迁長南臺所至有聲至是奉表入賀

萬壽聖節乃以土高布遺劉瑾上知其清若然猶御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員缺疏泰姓名以請瑾捏旨令陞職致仕○冬調翰林學士張芮為鎮江府同知芮為人朴實任情直遂時見劉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調府同知○以脩撰何塘為開封府同知亦以抗直不屈劉瑾也○下陝西舉

苦矣

標題 張禹 何塘 不屈 劉瑾

人郝序獄序陝西清澗人戶部侍郎郝義之子也父義病故序援例乞祭葬劉瑾以為洪武札制無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瑾自擅政大率專抑文臣右武臣尤崇重內臣馬永成八黨皆封父為都督造墳塋祭祭禽祭文皆內閣李東陽等撰該部不敢執臺諫不敢言○罷送各遞年例銀兩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遞年例銀兩瑾以為 祖宗朝無此例令戶部尚書顧佐查

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報以天順前無此送銀例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罪與罷送銀之例邊儲因是盜缺蓋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堡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拆粮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伍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之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 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粮中鹽之法令

遷年例銀 納銀運司解印分送各邊自此各省始有年例銀兩多至數萬其實不過以補商人赴邊上納之數耳然送銀各邊而邊方米價湧貴甫糴艱難不如商人報中上納本色之猶為得實益也今併革罷之邊儲安得不缺

○四川盜起召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督理軍務督兵討之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潰為國子監祭酒未至是月清卒清福建晉江人飭躬厲行動準古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腰金恒借貸于人以足用嘗即其卧處自題云令好德不好王侯同蔬草德好令不好顏淵任窮天又嘗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遺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已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所著有易學蒙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生之名也

己巳正德四年

蘇紫溪 紫溪名紀號紫溪行動以古人自律誠一時之人杰也

標題 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 知名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學者感動尤急民事躬課農桑

常州無錫人初知許州以古文古行若能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邵寶七名重海內以身為教遠近向慕累遷都憲督漕運劉瑾擅權一無所通瑾御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為動乃捏旨勅令致仕寶性度端雅臨事犹講學未嘗疾言遽色嘗曰頑愚真士夫不頑為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惟潛思著書開拓古今粹然自出機軸名重海內後瑾詔起為礼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

標題 纂修 大明會典成

嘉靖年間徵為礼部辭不就卒謚文莊

楊昆 言壞 祖宗制書妄雜以新例毀其事悉一奪之儲因降為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焉惟李東陽不動儲尋以纂修實錄完仍復尚

標題 五月孝宗實錄成

四月降典誥勅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侍郎尋復前職儲廣東順德人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成自李東陽而下翰林春坊等皆陞職劉瑾以為刑罰過大士不習時政遂陞

書○五月孝宗皇帝實錄成

改輸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爲南京部屬官先是劉瑾惡諸輸林不爲

札付及修　孝廟實錄成例進秩瑾怒不肯或嗾之謂文士不習時故擿

所同忌者十餘人陞調南部員外郎主事等官俾擴充政務

遣御史等官詣各邊清理屯田劉瑾既止各邊送銀例又禁商人報納邊

儲遂大匱之因詢國初如何克足謙者以爲國初修備屯田故軍食自足

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周東楊

武頹禎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否則

罪之於是各迫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

惟學比較屯粮尤嚴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

謀起兵以誅瑾等爲名瑾禍始于此矣○遣御史寗杲殷毅薛鳳鳴督捕

盜賊于真定等處京南之南固安永清灤州文安等地方京師也軍雜居

標題　遣御史清理屯田

標題　劉瑾初始

其地人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刼財輙奔散不可尋號爲響馬賊至今聚

黨盜熾劉瑾不勝憤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寗杲於真定殷毅于天津

薛鳳鳴於徐進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杲等令

携家眷責以滅盜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爲

樂瑾遣邏卒緝知之捏旨降鳳鳴爲徐州弓手殺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

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枷繫盜賊入真定城用鼓吹前導

金鼓之聲弥月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爲大盜

窩主杲親往捕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因是聚衆爲亂瑾

以捕盜有功陞杲與毅皆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謹按　趙陞殷寗而重懲鳳鳴刘瑾之此本畧得王者賞罰明信之公也

改典誥勅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已也

○冬四川保寧流賊僭稱順天王刮地掃地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有



命書陽言　督好不其國而治邪正不並立而圖此其不易之道也予觀一梁儲耳倏而爲侍郎倏而爲尚書倏而北京尚書倏而南京尚書何也邪紬正上紬邪紬相紬而民一受其殆此瑾佔權特

于比較屯粮　糧題　京師響馬賊作亂

兇權由已出而側能爭之也故璉得以陞黜儲上終不為之附已其亦庶幾中流之砥柱也 標題

張綵 劉璉 勸璉 聚斂 送礼物

藍廷瑞鄢本恕廉惠等亦保寧流賊之變不使之作亂其後王衆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

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俞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權吏部左侍郎張綵為吏部尚書綵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郎中歸劉璉專政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為民未久者令赴京聽除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選時焦芳為侍郎相得芳薦于璉言綵乃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薦綵諳曉韜畧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侍郎劉宇入閣遂以綵代之綵嘗勸璉令天下諸司有饋送礼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貽患不可璉納其言遂禁察饋送者適巡按山東御史胡鄖回斂銀行饋送璉編知之摘下獄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鶚錦衣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斂銀二萬兩饋璉上奏收其銀于承運庫宣等皆降黜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剥削之弊一時少懲綵又嘗言於璉

## 樑李艸言

當時受賄命而東陽居首相且典刑璉有舊而未聞有片一言以勸璉惟一任璉所為綵居尚書之職典璉特鄉里耳乃勸璉禁絕之使綵得以去騙財壞法之人而衣冠之少減是可見人雖至頑未始不可以勸諭也故東陽不徒規刻謝二公而此之視張綵見何如也謀者謂其供食中書半享富貴寬恕哉即然哉 標題

入閣不由翰林三人 標題

張永

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法璉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歟綵在吏部惟知敬璉諸宦者以為璉之黨同類皆綵教之

## 庚午 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流賊○二月命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璉四川之黨也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惟楊一清以才望劉宇與元皆以阿附權奸○出太監張永南京不行劉璉專政欲尽輒已者二日伺間言于上調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永入永覺之宜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為璉所害召璉至語不合永即憤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恨璉

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鐇與寧夏都指揮何錦指揮周昂丁廣等集衆反殺鎮巡守臣為鑄印章封拜其黨傳檄以誅劉璉為名刻期渡河關

拳毆中大震、

劉瑾

康礦璽言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爲提督帥中外兵討寧藩。○寧夏遊擊將軍仇鉞、奏執寧藩及子、賊黨悉平、時神兵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越爲內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子、枷擊之、又執何錦丁廣於外、并誅其黨、於是令神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

六月、早蝗、七月、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如雷、既而童川州樂至縣亦地震、房屋俱動。○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調發官兵及儺發否砦等處土兵討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日會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敕俘寧藩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初一清之起征寧夏也、實張綵荐之、劉瑾不得已從之、事平、瑾不欲一清還京師、遂留總制。○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憾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共定謀誅瑾、永既回京、敕俘、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間乘共訴于上、言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因疏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齏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乃允其奏、當夜、令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劝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睡、令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鈎三千、金銀



卒、贈紳之村、劉謝羅王等誅、韓文逐而如芳如宇如元咸爲瑾附科道部屬皆爲劉除即瑾之所爲、漢常侍之權、唐宦官之激、變不過是也、而諸宦止千里哉、天道失序、地氣逆、寧宜星變桃李秋花至是又地震如雷、六日早、瑾則四彼黨之變、今誅瑾、王誰也、而帝犹不悟、寧而求清、此雄忠乘間上言、瑾謀不

輒効帝幸其宅觀變于是黑白分明而劉瑾伏誅海宇為之澄清矣故易曰天道好還而奸宦覬此寧不為之歡歟也

標題

上幸瑾宅觀變

曾長石言

大改本之地上瑾宮衛下司禮監陳欽數典論道弘化崇社安危生民休戚華夷回首世道污隆齊係焉世東廠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

盔甲三千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束○下吏部尚書張綵獄中杖綵在吏部惟知尊敬劉瑾他中貴覬之茂如也又故事吏部推用之臣必資任于內閣綵以為事在劉瑾內閣不得預每忽之李東陽等以為遽廢內閣權共憾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都察院獄令供與同謀病死獄中仍暴其尸家屬流嶺○大學士劉宇曹元有罪免○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名黃中有罪並除名為民先是黃中為檢討數月即陞編修踰年復陞侍讀中尤狂恣無恥時士官岑濬沒入家口有妹色殊甚芳聞求瑾得之後卧病黃中丞焉世塵之鄙天下嗤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遂並褫職

論平宣鐺功

封仇越為咸寧伯召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為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玘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劾世襲復襲李東陽楊廷和子各一人為尚寶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為中書舍人

標題

命太監魏彬掌司礼監印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礼監

查革改正

而又曰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又于人衆都不查究于是逆瑾流等尚在而彬永成等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罷工部尚書畢亨時亨請折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曰內官修墳例耶遂票旨劉瑾祖塋不必折毀勒亨致仕

標題

貪魏彬掌司礼監印

標題

論平宣鐺功

行如方如元如字者首附之逐至海內驚動社稷幾殆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人主當三復于斯言也

表王蟠言

禮制豈有文臣修墳例耶遂票旨劉瑾祖塋不必折毀勒亨致仕

西湖漁談云：李孟淮少師白少保入詞林既在館閣垂四十餘年正德中為首相有士人聽其亡抱以尺素歸殺之一絕云才名直與十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西首相江春州綠鸚鵡啼罷子規啼按此詩意味雋永深中西滙之病視之能先而然也耶

九月詔南京吏部尚書梁儲至京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改武英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十月南京御史張芹上疏劾大學士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諍及　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却又攘以為功冒應恩蔭乞賜罷黜不聽時張永用事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為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長詩以献東陽為窮字詩折點畫為句極工巧求大悅命工刊印傳之未幾流賊殘毒中原中以為窮苦之應○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進八子六登仕籍長詔舉鄉試早卒誥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讚仕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郎中詞知府論今兵部尚提督團營我　朝垂二百年來宦業之盛無如許氏者。

輯題　許氏宦業之盛

辛未　正德六年

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孫交為戶部尚書○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僭稱順秦王攻圍縣治殺按僉事吳景巡撫都御史林俊興兵討誅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俞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狀元及第歐陽林院編修楊清遂改調為部屬官是科不得不知也雖然我朝公卿子弟高第未以為鄙是科用陳鍾之二子鄉試不第至自公歸弘治乙丑科則李東陽等皆中第者

掌詹事府吏部侍學士靳貴為考試官取鄉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鄉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太學士楊廷和子也、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歸家上疏乞致仕許之忠河南人性峻少通行方寡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強主會試事出院後乞即歸墓上一日摘會試錄所刻文字錯誤處以示李東陽等蓋中官有諸之者矣忠聞之遂乞休後卒謚文肅○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全總制江西等處軍務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贛賊

犯新途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上嶺瑪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共征之

欄題 列大夏卒

**吳官明言**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理誅大夏自丁肅故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一謚忠宣

六月總制尚書洪鍾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陝西都御史藍章會兵討賊藍廷瑞鄒本恕等于東鄉縣擒之加鍾太子少保陞俊右都御史章右副都御史既而江津仁壽逋賊方四任鬍子及麻六兒等復起殘破蜀土人民益遭荼毒不聊生焉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刼掠幾內州縣八月擁衆北向京師戒嚴命兵部侍郎提督軍務陸完等帥師討之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



如父母徧覘常也未有如此之人也吳廷舉謂皆人何言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暫公足以當之

欄題 都御史林俊致仕

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覘 上遊幸之所及爲都御史寗杲所逼遂聚衆拒捕劉瑾誅果亦罷廢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劉七等帥衆刼獄奪去旬日間聚至數百所在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軍馴至山東河南江淮皆騷然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官者用事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日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謙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党猶未平科道保留不得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韓求仕言** 改名巨鹿云俊生平不受官職不趨權勢不怪利害不畏強禦抗犯觸改諫之節高雅清易之風爲人所不及爲言人

改兵部尚書王敞堂遺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等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鑑代之○以惠安伯張偉克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夥寇掠河南山東州縣風子名遂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有

勇乃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遂
皆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刼其妻將汚之遂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
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夥爲寇於是遂與楊虎邢老虎合爲一
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夥寇掠山東其勢愈熾○南京吏部
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擢巡撫陝西右都御
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壽貫遼東衛籍登仕四十年其建明樹
之爲人如此至今孫子奕奕多可述而蕪名爲尤著居常布衣蔬食如寒士沒無以爲殮親舊共資
助之諸子旅寓南都環堵蕭然

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先是二人受命往
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左蓋遂化渤海盜事
招撫解散張偉紈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傍是劉六等
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

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
之劉六欵降劉七曰今丙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
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幸求赦不
得遂大肆其惡聚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刼馬都堂
家房屋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己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
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中宥偉革爵開住○冬大發兵討流
賊令伏羌伯毛鈇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
軍務先是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是以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辨遂令谷
大用總督令與陸完居中于臨清駐劄調宣遊擊許太谷求大同副總兵
張俊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領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建巡
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直隸都御史蕭翀下獄除名爲民時兵部奏二
人撫馭無方遇賊失机故也又著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北守邊將

亦有書生謀[illegible]帥例批死○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爲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逵[illegible]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劈熾逵預築城池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各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遠者軍法從重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暴至旗鼓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尽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巡撫交薦其才遂超擢是戰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高苑斬其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十二月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廕其一子時又有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直定棗強縣知縣侯豸與賊戰死

朝廷憫之咸贈官賜廕焉先是趙風子自與劉六分夥爲寇衆至數萬漸引而南河南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縣數十間有以金幣遺賂求免攻城者則斂兵而過官軍追討非戰亦互有勝負焉○僉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制節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流賊趙風子入沁陽前太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足樹歷數其惡僉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射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圍中引衆去之

謹按鈞州以馬尚書故去之不攻而于焦沁陽乃酷烈如此然則善七惡七之良雖盜賊亦未嘗戕者耶

命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宏江西鉛山人○擢吏部右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珪直隸清苑人性硬直時吏部尚書楊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秉直陰實樹黨通餽遺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堪越次陞礼部尚書實逐之也時東陽與一清各非結托而東陽壻爲傢制郎中前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爲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

其廢法數笞責其吏胥即中求迁他曹避云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討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號並例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臧賢者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縉紳或趍附之因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為方者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尔擾敢亂法尔寵可常保否果為此尔禍無既矣優乃戢而聽命

壬申 正德七年

正月黃河清河至抑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田京師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驕貴擁衆自衛高坐堅城銳帥師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等遣宣府遊擊許泰領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田京師以與谷大用

擺題 正月黃河清五日

擺題 毛銳敗績

同事因不問銳失律敗師之罪俱罷歸第而已

謹按 丘氏濬曰後世上將之弊惟取其官與世不復問其人果可以將否僥倖無事徒以備員彼騃魯不自知不足責矣而有国家者承祖宗百戰所得之境土而付之騃童庸豎一旦有事彼豈能支哉

陸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陸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脅從之徒其親言驍勇善騎射者不過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携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脅從首級屢報捷音降勅獎厲論功陸賞谷大用陸完得勅獎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

大同遊擊江彬過冀州

八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芻粮犒賞至費大倉銀貳百餘萬兩府庫為之虛耗

內給一宅賜功者給至而戍自平無一獲為後召功而以道賊為名殺良民以為功嗚呼大民何辜而生此時僵尸積血滿郡邑而又加之官軍殺不亦甚其虐而重之毒也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謚端肅○遣太監陸誾監鎗督諸軍討流軍罷礼部尚書傅珪陸誾以陸完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若謀出統軍舍下屬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覬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士心賊勢方炎民訝然思亂禍且延及宗社吾侑死不償責諸公唯上將何待乎明日竟遣誾監鎗傳旨令理致仕

標題　傅珪敢言

江西軍林賊殺按察副使周憲總制陳金檄按察使王秩與南昌知府李承勛討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流賊趙風子伏誅風子寇掠河南州縣為延綏寧夏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遁散十劉三楊虎仲老虎俱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脫其度牒削髮詐為僧

標題　趙成先戍事

材見案部度江投江西賊尋舡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持執之超授成正千戶○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為官軍所敗遁走至黃州府擄掠軍民舡入洋子江下南京操江官畏不敢逼至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為楊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泝流上至九江

○七月又下逼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焉○八月劉六等舟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殲焉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為高平伯陸誾弟陸水為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由內閣官遂籌定謀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

標題　京軍等固辭不言戰陣

冬調邊軍入衛京師時近幸有密獻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又調大同

標題 調邊軍入衛京師

宣府遣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即欽行之遣司禮監與各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辨以爲不可合部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聽復遣司礼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票旨

上坐乾清宮門必欽是夜批出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

大同遊擊江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 上○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頒上珍饌與見仕同郊祀慶成光祿寺致宴云

江西總制都御史陳金等督官軍犯兵寬巢畢林瑪瑙等寨賊平罷總制軍務尚書洪鍾巡按

四川御史王綸劾其縱寇殃民俱以不職除免

癸酉正德八年

春令右都御史彭澤總制

四川軍務征勦盜賊○

江西姚源洞賊執叅政吳廷舉廷舉廣西蒼梧人爲人剛介敢爲先驅

廣東叅議劾奏總鎮太監潘忠數十事觸怒劉瑾逮擊詔獄枷號垂死乃謫戍鴈門尋遇宥放歸瑾誅起爲

雲南副使

江西寇作亂遂擢右叅政往撫之爲賊所留刼以威不爲動每日賊叢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識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酋因敗以爲功焉

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七衆散走

徽州衢州等處時華林瑪瑙東鄉賊皆平移師姚源賊聞狼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援其降已有納降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絕取未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寨奔突四出踰饒越信衝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

五月達賊入掠

大同渾源靈丘繁峙等處○六月擢六部右侍郎王瓊爲戶部尚書瓊

山西太原人○

江西姚源賊走徽衢者皆爲官軍所擒戮總制陳金等奏立東鄉爲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按人民○哈密忠順王速

孝之可不可不三復乎斯言也 標題

壇拜牙即降于土魯番先是 弘治乙未 朝廷遣使復送陝巴回哈密

弘治末哈密屬夷阿孛剌等怨陝巴掊剋陰誘土魯番王阿黑麻子奪帖木兒來哈密陝巴奪城走 沙洲 帖木兒亦遣寇剌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占奪哈密若有受來守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 甘肅 鎮巡官遣都指揮朱瑄領兵送陝巴還哈密復立殺阿孛剌等陝巴尋死子速擅拜牙即立滿

[林退齋言] 為人臣者必能輯睦之常世家規模陝巴之所為不能無公乃有不能者何也蓋人少則變出則變出則變出

**史官明言** 諺云人皆無一人言人思無一人思斯言實然矣何則方宸濠之僭侈不道而陰謀不軌即子然突起以掩襲天下豈為不可也而犹必始貪緣于劉瑾繼投附陸完臧賢胡為也嘉鳥必有翼而後能飛獸必有脛而後能走濠雖不良死不足以贖之而陸完等濠可少貸也藉使宸濠正不

公信先平劇寇麻六兒喻思俸次征內江駱松祥次討崇慶州范濠胖盜悉平○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俞少傅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為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

三月廷試賜唐高黃杓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護衛屯田復革罷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為兵部尚書宸濠曰全卿為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遂遺完書與謀欲乞復衛完答書曰須以祖訓為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 上近習張悅張椎錢寧輩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婿司越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為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復護衛載金器銀寶藏于臧賢家分

阿奉公循法濠亦知其謀心故諭尺寸以自戾也故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惡使余按法而治必于完貸為服上刑矣

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 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尚听其請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 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 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橫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不聽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先是請復 寧王護衛出諸近幸意票旨出于楊廷和宏以讀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王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文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為宏嗾之乃共謀譖宏于 上勒令致仕時禽典誥勅礼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七月北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八月朔日有食之

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畧哈密先是土魯番王速擅滿速
[原註]明史模千羊准九牧今甘肅行總撫又有總制久經畧哈密卧州撫總制督忠貞平乃侵寇大臣
兇既遣大者他只丁古守哈密尋遣使遣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池金
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
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鑒以土魯番書
聞乞照先年差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時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遂
奏差澤往總督經畧戶部侍郎馬清總督軍餉令澤征調三邊人馬外過
番夷內逐達賊仍勅諭速壇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
將忠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鹿各上言治病
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甘肅諸路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
總督不聽澤至甘肅調集兵馬適土魯番寇赤斤若哈諸處殺掠甚慘復
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以為番夷可以利誘遣通使火信馬馴
獅緞幣二千銀酒器一付同哈密衛都督鳥亦虎仙往土魯番贖取哈密

城印一分于言是往之矣人能鳥之矣更何

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為民提學副使李夢陽落職閑住時　寧王宸
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劉瑾誅夢陽
復起用宸濠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懽焉既而夢陽與巡
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忤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
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通謀宸濠遂執岳跟尋門子拷打逼供無名
贓私若干奏差大理卿燕忠勘問岳因為民夢陽以士行有虧冠帶閑住
時以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遂為士論不與後宸濠誅夢陽以交通繫
獄幾不免尚書林俊惜其才力救之猶禁錮終身焉

[重按]士君子立身可不慎哉如李空同一代異才文章氣節直欲凌楊韓軼董賈而上之首才如西涯篁墩諸人不足多也惜夫血氣用事無理兼養心之功遂至阿勢借威逞私誣善為士行有虧幾陷大僇汪循日錄謂程篁墩若擺脫得勢利二字當是天下第一等人愚于空空同亦云

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觧邊

乙亥正德十年

春大學士楊廷和丁憂去位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與機務

四月調兵部尚書陸完馮吏部尚書○調戶部尚書王瓊馮兵部尚書○慶陽伯夏儒卒

閏四月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是澤于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投幣往土魯番取贖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尒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請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連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献还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謹按番夷貪狡詐有素而彭濟物乃輕信幸功欲以厚幣啗之贖取城印誤矣春秋傳謂以諸夏而親夷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笑不可施也愚謂彭濟物此舉縱已幸成亦已失中国之体褻天朝之重況敘罪召衅不旋踵金繒徒俟擲而哈密城不可復贖貽四夷之笑為百世之羞乎

王陽明言

古之良史久任獲之也漢世為吏者不長于掾平尤治朝當然今之弊官不久任無官非良久必敗故今之官吏數遷移貪縱求速敗私好易規避大事死了絕途路遠法廢皆任者一官至民不加姓者去矣況遷



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迎來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致任未久往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往不常惟久于其職賢者可以責其成功不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屢易則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積事程功況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絕簿書弊生奸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由于此不能行

秋北虜大入固原平凉等處殺掠而去○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劾奏朱

寧鬻鈔害人尋乞致仕時朱寧黷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言今四方群盜甫息瘡痍未潰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蚕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　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揺　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推朱寧藉寵以來　陛下之賜四方之餽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　陛下割偏愛之私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歛鈔銀尽給还民則民怨犹可慰解臣死其心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養食天下肆無忌之求出于尋常所不料者　陛下于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惧乃令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还之民時寧怙寵恣横舉朝無人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責良永曰公本小軍法如知府軍帖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未謀等或年值未應轉又爲更調法如此府諸彼府此輝調彼輝此宣諸彼宣此省調彼省并者巡撫都御史亦調法前鈔而官命庫故員今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世寧乃潛行赴京投擊詔獄繫耳經冬拷掠備至幾瘐死中外莫不冤之
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死論謫戍遼東

丙子正德十一年

四月安南國王黎嘲爲其臣陳嵩所弒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黎譓管治國事改年號光紹陳嵩子陳昇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應

謹按黎嘲乃黎利曾孫黎利當宣德初始得国至是僅四傳徒未及百年而爲陳嵩所弒至嘉靖初黎譓復爲其臣莫登庸所逐播居清華海濱而死登庸據有其国僭號改元明德既而傳其子方瀛改元天正登庸自居上皇朝廷遣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温總兵討之登庸父子奉表乞降詔立安南都統使司封莫方瀛爲都統秩二品事在嘉靖二十年既而方瀛亦不能靖其国復爲下所逐乱至今未定云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　國朝百五十年文臣未有謚文正者始自東陽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劉瑾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靳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爲憂一清等曰　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起于床上頓首曰荷諸公矣

加大學士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冬土魯番復占據哈密從兵犯蘭州遊擊將軍芮寧禦之敗沒兵備副使陳九疇拒却之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送段幣一千五百疋遠壇滿速兒大喜差頭目虎都六馬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巡撫耳蘭都御史李昱以雜幣五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并遣遠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密質留虎都六及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亦思馬因回以質留二夷告遠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巴昔剌都正在其所等未遣番書詰問遂引兵直犯肅州芮寧與戰敗沒九疇恐哈密回夷前功所仰文正之謚也乃得惠安之謚二者平奪其之故論者謂楊

文正而極故宿德定仲兼司馬光定以當之我朝百餘年未輕以授人李西涯之作文閣未免有浮沉唐末人心不懂乃能訊于伴食中書之間亨嘉靖中正甚矣而得首謚爲文正敝乎究優之私如天下公論何昔彭都正在其所名臣名宦前功所仰文正之謚也乃得惠安之謚二者平奪其之故論者謂楊

文正而極故宿德定仲兼司馬光定以當之我朝百餘年未輕以授人李西涯之作文閣未免有浮沉唐末人心不懂乃能訊于伴食中書之間亨嘉靖中正甚矣而得首謚爲文正敝乎究優之私如天下公論何昔彭都正在其所名臣名宦前功所仰文正之謚也乃得惠安之謚二者平奪其之故論者謂楊

去

北虜突入羊口大掠而去○大學士楊一清罷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尽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遠宜　宮府異体賞功太濫刑罰失中一切弊政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休歸鎮江

廖道南曰遂菴楊公生而隱惠貌類寺人傳學多術善爲調停父之術窮數尽詭邪交搆遂復乞休歸又曰予爲編脩時值遂菴柄　國見其奬援善類練達事幾每奏振虜情羽檄旁午一夕下疏日占指授悉合神筭有訾已者多從而揚之然門生故吏汲汲援引布置通顯以故其門如市云

李夢陽上楊遂菴書曰識者謂公喜通才奬辨給援門士優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辨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変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

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変而後能成天下之亹亹夫日有中昃時有季孟愚竊覩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泰否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尽耶抑覩空同論才謂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固矣仰覩今嘉靖人才似又不如　正德焉閱世変者寧不重有感

命典誥勅礼部尚書將見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机務光廣西全州人

丁丑正德十二年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為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桐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瓊少保後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瓊善結權幸故遷兵部不二年三進公孤踰年復進少師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詆其家人受賄鬻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称愈復出典會試益致群疑于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命礼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内閣參預机務紀

山東掖縣人

五月擢吏部尚書毛澄為礼部尚書澄蘇州崑山人○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戢為民兵部尚書王瓊劾其善貪遣使納幣士曾番後復許增添火信致塔遍霙故也澤剛毅遇事敢為累征流賊有功及是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會諫戶部尚書石玠礼部尚書毛澄等謙曰為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嘗有憾于澤内批褫戢為民巡撫

耳肅

都御史李崑坐降參政兵備副使陳九畴亦為民

謹按名臣錄云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嘗与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未私察之手見居寧所後澤過瓊瓊激怒之澤復大罵寧乃憾之至是乃落戢為民

詔太學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粟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居已上

謹按嘉靖初楊公一請有内閣亦荐起太学士謝公廷既至衆謂一清必遜謝公居首相既而不然人以此少之而多衆公之能諒也

及幸臣張忠輩皆受其賄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禁兹土不可畀藩封不可聽許　上曰朕念親亡與之勿距太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厚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　上震怒内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亡畀地

不足務。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戚。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駁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優儲浸。容回天。時咸嘉其善謙云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邊將江彬輩導也。先是彬與邊將許泰劉暉等皆有寵于 上。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 上在豹房同卧起。遊戲而彬寵尤盛。言無不從。先是屢導 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遠出關外。大學士楊廷和等屢疏請回銮以安衆心。且言居庸關外臨邊境。北虜不時出沒為寇。正統末年 英宗皇帝誤為奸偽欺蔽。妄言親征遂致 駕陷虜庭。往事未遠。可為明監。不聽

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 駕赴大同。又明日韃賊以衆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上令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

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恩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国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奸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役事從事。或遊衍驅馳。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幸南海。幸功德。等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聽睹。今導 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慝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踏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為 宗社一日之憂。故謙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改右副都史王績撫治勛陽。績廣東東莞人。為人清界。先是巡撫南京諸郡上疏乞省內臣以慰民望。數事不報。至是改撫治郎陽。時聞 上欲幸武當。諸郡預供。急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獻者。悉令罷之。有分守太監呂震。以進珍異行縣禁抑之。有抽分太監李文縱。震商即繩以法。後陛南京戶部尚書卒

曲以訓之曰刺以改卿曲
[illegible]
[illegible]
了[illegible]
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朱寧陰受寧王賂謀入寧世子司香　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
[illegible]臣各陰有所主梁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
[illegible]晉肇伏鑕矣邪謀豈可聽狗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鳴儒亦助其言
[illegible]謀遂寢
七月韃靼擁衆深入陝西固清虜臨洮肇昌秦州等地方殺掠而去
上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十月　上自偏頭關渡河西幸榆林
己卯正德十四年
三月初旬　上自榆林幸京師○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泰岱
歷徐楊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覘中土繁麗人情恟恟時江
西寧藩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為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於是翰林
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
震同疏入考功郎中夏良勝僉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

[illegible]太醫院醫士高鏊以醫諫又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礼部郎中姜龍兵部
[illegible]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顧棠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
大理寺正周叙等行人司副余進潛等並連名疏入於是　上大怒下黃
鞏陸震夏良勝萬湖陳九川金鏊于錦衣獄令舒芬張衍慶姜龍孫奉頤
[illegible]等跪于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階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
[illegible]黃鞏等人人亦跪五日於是數日京師　昏晝晦人情駭震宮城內海水
[illegible]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柱根齊拆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
[illegible]揮張英者以是為變故明言　車駕出必不利乃內袒露刃于胸以死諫
[illegible]於是有旨令錦衛將舒芬十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
[illegible]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鏊發充軍鞏震良勝湖
[illegible]九州俱為民林大輅周叙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

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等十餘人是役也　舉朝以死諫　車駕遂不果出雖士氣少振江彬奸謀少沮而國体亦少損矣○

福建福州軍亂其首悪進貴等

謹按近年以來兵驕卒悍倣傚成風類以月粮不時藉口動輙詬譟群起敢行稱乱如陝西之甘肅直隸之保定浙江之温州福建之福州延平邵武以至遼東宣府雲南徃徃如是若大同之叛叅將殺總兵叛殺撫則又其甚矣似此悖逆之風皆弘治以前之所无而濫觴于正德始衅于閩南而遂于嘉靖效尤于边鎮尉履倒置衅患日滋賈生尾大下掉之憂唐人藩鎮跋扈之衅謀国者可不思所以防其微而杜其漸乎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情勅差太監賴秉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壽往戒諭之革其護衛先是上巡遊無已儲貳未建且納都督馬昂已嫁妹於宮中外議籍籍宸濠遂懷異畜陰素盜賊亡命以為牙爪賊首閔念四吳十三肆行刼掠而歸寧府宸濠與民爭田不得必使盜屠其家恃寧府金墳廠為穴官司莫敢問

既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南昌兵備副使許逵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係南康府獄宸濠恐泄謀陰令賊党刼獄奪去且謀去孫燧以息罪乃復令南昌生徒頌以孝行申燧及巡按御史王金等保奏乞　朝廷褒奬以固寵眷差人載金贐于臧賢處分饋權要且囑所差人曰事在司礼監若與蕭敬言事成即與吏部陸完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湯沐梁宸俱可主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方隆太監張忠附彬與朱寧有隙嘗欲借彬以頃寧及孫燧等奏至忠因譖于上曰朱寧臧賢交通寧王謀為不軌陛下不知乎奏內稱王孝訊　陛下不孝也稱早勤政務未政教先行只令地方鎮巡撫按官人心尚不為未定　上問忠　陛下不朝也　上頷之東廠太監張銳初亦党宸濠助復護衛已而知其有反謀方絕與楊廷和俱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乃密授意于蕭淮使論之大畧言宸濠淫刑立威聚兵搆謀諸所反形已具鎮巡奏乞褒孝行乃宸濠詭謀不可從張銳張忠江彬具言于上將淮奏令楊廷和

不問將士
對不有不可
勝言者其地
戰亡者亦有
數有如此其
書所言有實
不可先事之
為何出此敬
于治安要說
修衛軍總
民社以萬全
工夫意綽
國事其教恩
焉

[南康九江] 先是差賴彥崔元顏頗既行京師盛傳以爲必擒治寧王不知止革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師即兼程飛报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宸濠大驚宴畢即召素所厚致仕右都御史李仕實安福舉人劉養正及承奉內官劉吉卿等與謀士實者南昌人文學政事俱優工詩善畫宸濠素慕之與交懽以其子爲儀賓劉養正夙談道學矯情不仕嘗泛王守仁遊頗通天文及兵法讖緯宸濠廣致之嘗言帝星明江漢密劝宸濠舉大事濠深信之至是聞賴彥等且至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士一等餙兵器待旦議定即夜遣人急召士實復遣數輩趣之士實知

[洪] 賴廷 勸言 密旨 賴廷 孫燧 許逵 先行 賴廷 日中 安 賴廷 [南京] 孫燧 [南京] 何以不事而生事則亂天之亂凡人之亂並興陝西方炎而陝西之亂方炎而安與財用于情命也 于大江間

有變欲自裁家人守之不可得乃不得已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與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露臺大言曰汝可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旨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一時各官駭愕相顧獨許逵反復辨論明其不可濠曰許逵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禽戮逵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執鎮守太監王宏及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高及三司等官並枷鎖于獄令叅政李敎僉事潘鵬持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為軍師左右丞相叅政王綸為提督軍務大元帥兵部尚書是月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專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城破進

攻九江府城亦破知府汪頴等及衛縣官皆陷已而馬思聰與叅議黃宏俱憤悒不食而死　加靖初贈孫燧礼部尚書謚忠烈許逵右副都御史謚忠節立祠省城祀之賜額曰旌忠馬思聰黃宏亦贈官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宸濠自舉事即擄康募兵修戰具奪粮船期順流下南京遠近震駭閔念四等既破南康九江住湖口旬餘候宸濠不出衆心稍懈遠近因得為備至是七月朔濠始出兵留其腹心宜春王拱橤內官高銳等守城自以妃媵世子登舟尽奪官民船載賊衆數萬舟楫蔽江而上聲言直取南京經安慶守備都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駐師督衆運土填塹內薄攻城城上矢石如雨下賊衆多死傷數日不能克宸濠乃令叅事潘鵬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降銳手斬之支解其尸投城下以殉衆賊兵勢遂衰

逮太監蕭敬泰用盧明及陸完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通宸濠也惟蕭敬罰銀二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

嘉靖初泰用陸完皆發充軍餘皆死于獄

按守溪長語記籍沒朱寧家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并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擔金銀器皿四百二十付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段疋三千六百扛餘物不可勝計嗚呼胡椒八百斛世以為多也而盛傳之今观劉瑾朱寧二逆賊贓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國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哉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府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衆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先是朝廷以福建軍亂令守仁往撫巡道吉安趣南昌將至豐城而宸濠已反寇遣內官喻才率邊之豐城知縣顧秘奔報守仁乃棄所乘座船以小舟奔还吉

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襄州府】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府徐連【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賊党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逃潰是月二十日五鼓兵集城下城門或開或閉遂克之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各哨兵入城大縱殺掠爭取金帛【贛州】【瑞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

時宸濠圍攻【安慶】十有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疲氣沮聞守仁兵下【南昌】宸濠大恐謀還救根本遂解【安慶】圍兼程還守仁趣各哨兵邀擊之遇於【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從之贛兵奮斬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懼遂保樵舍尽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潰宸濠爲兵士所執妻妾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賊衆殺溺死者萬餘人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反妻妾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將晏駕從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多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而 上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 上出師駐【長鄉】而守仁捷奏方至 上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將晏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慶請回銮不聽○九月 上至【南京】命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之餘党給事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爲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費浩繁

【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謹按】霍文敏奏議曰南征諸臣罪人已執犹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报民奏捷射而經過郡邑一空江西平民再遭荼毒誤先朝子過率抵国是于將危接人成功掩爰已有張忠許泰之罪不容于世也既而奏會巡撫既平

擢言安府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鄱州府知府邢珣爲右參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無官者三閱月至是始銓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

夫有直奏爲人民不許豢豕及易賣宰殺遣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以俗呼豕爲猪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冬處城市鄉村居民將所養猪口尽行殺賣減價賤售小猪埋棄一時駭異

擢因陛辭

擢

正月 上在南京 欽祭南京壇大祀天地祭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上奏章下禮部故乃止時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特息跋扈傲狠無人臣礼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机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畏不敢甚肆一日彬擅去管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遣人求禁于守臣曰



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與雖天子詔柰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礼部左侍郎[illegible]侍讀學士李廷相爲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故未廷試○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四巡舉大礼以安人心切惟大礼之礼行于五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日礼見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日甚爲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 上請未奉定奪各官屬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五月江西大水

○秋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沂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

[illegible]之[illegible]果[illegible]君縣供給繁難粟儲將晃自執章奏懇請田奎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田奎儲等乃起

十月調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是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濠及逆党宗室拱樑等皆伏誅先賜自尽乃燔其屍而揚其灰○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謫戍遼東及宸濠反乃釋还鄉自便既而廷臣交荐起之遂有是擢

辛巳正德十六年

正月上還京

己巳建當冕觀于皇明于永亡也

正德之際而知天意之祚我正德間瀕危者有數事焉逆瑾滔天之党亂政無異于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甘露之党也流賊之擾遁及于兩畿山東河南川蜀江西之境無異于漢黄巾唐黄巢元紅巾之亂也寘藩宸濠之变無異于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邊兵入京師無異于何進召董卓之釁也

武皇帝之嬖幸盈朝政在臣下巡遊宴樂荒棄萬幾無異于秦隋漢朝之季也於乎前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正德朝叢是数者而國家安如磐石豈非天意恢我嘉靖之圖以鞏固皇明於不拔乎昭然矣

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欽順嘗上疏言久任良法而併及超迁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欽順江西泰和人

久任之法祖宗朝有行之者如三楊先任終身固先命矣正統而后陳竹山諸公于餘年治時間時先后人間

按超迁之法與久任相爲流通相爲補助此識治体確命爲國莫要于此莫急于此

祖宗廟省行之　成化　弘治以後乃漸不然今日惟從事於循資速迁之制誠有如歐陽子所謂官居處ヒ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者矣愚嘗感事慨時著其說于治安要議閑閱困知記得此深喜其先得我心惜不及見其全文焉敢摘附鄙說大畧于左

治安要議曰夫超迁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補助若非超迁則久任不可得而行何也蓋循資而迁躐級而擢則自知縣至尚書階級繁多其勢不得不速迁而况司銓衡者又務爲循資速迁以弭謗怨乎此久任之所以不能行也考之天順以前任之賢者或先超迁而後使之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迁以補之如周忱由長史徑陞侍郎于謙由御史徑陞侍郎王翺由御史徑陞都御史所謂先超迁而後使之久任也

凡二十年李賢十年万安刘健十九年刘吉李東阳十八年刘翊十一年徐溥十二年杨廷和十七年谢迁张璁皆十餘年大久任固良法也得其人久之可也非其人久任如方安刘吉皆適遇昏主嫉主之好逸其德固先之計與超陞之弊何異也故設行此法而久弊必如晉平西之君謹十如之

如陸瑜由布政徑陞尚書何文淵由知府徑陞侍郎陳璉由知州徑陞知府知府徑陞按察使又徑陞通政使所謂先久任而後加以超迁也愚謂循資而速迁與久任而速迁此正朝四暮三暮四之說總而言之其爲遲速乘除適均無分毫損益雖與仕者無分毫損益而于國于民則所損益天淵矣正使少損于仕者而利民利国犹當爲之况于仕者耶

二月　上不豫三月十四日　上崩無嗣慈壽皇太后定謀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旨爲遺詔遣文武大臣迎

今上自興邸入繼大統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

詹氏濤曰昔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然自今日觀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黷之家也如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家產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

櫃每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錫鍋四百箇餘物不可勝數夫以此等錢財使移之于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于餉軍則可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于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窮府庫空虛如之何其可也愚按

正德中拔沒權奸貨財狼藉之數惟劉瑾錢寧江彬三人等見于紀載而已不勝其多其富何啻敵國況合群奸八党衆羣子各鎮守諸逆党宸濠臧賢畢真盧明秦用之藉沒其數又當何如耶

嘉靖初兵部給事中夏言上言頃緣

先朝內外奸人交通據家蔽主聰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章奏或迂延況匿不與聞達或改捏旨意肆為欺罔威福大權尽墮奸人之手內閣莫或參預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綱紀大壞奸党橫行蓄患邊防流毒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屢作貽憂社稷壅蔽之禍于茲極矣如先年劉瑾捏寫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礼監隱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以此欺蔽可為寒心尚賴 皇天眷佑 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頹危乃幸耳

四月二十二日

今上即皇帝位○五月初八日上

天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裕皇帝廟號

武宗○葬康陵

少師太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儲直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掩不奪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于人不責報有疵其德反操戈者亦不較謗言至居之恬然宸濠初未反多納交士大夫所餽皆有籍記及濠誅閱餽籍惟儲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田園少負郭沒未幾子孫或不免空乏之 正德

中兩蔭子錦衣千戶所嘉靖初復以定速迎立功蔭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謚文康

詔稱

孝宗皇帝爲皇考　稱慈壽皇太后尊號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又奉

聖母懿旨上　本生父母曰　興獻帝　興國太后時太夢士楊廷和及

礼部尚書毛澄執議以爲人后者爲人子不得顧私親以[illegible]

今上比漢哀帝及宋英宗故事也既而南京兵部侍郎唐書與南京刑部主事張聰桂蕚及養病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等抗議謂

今上以　聖上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以漢哀帝宋英宗爲人後者事体不同尊號宜具實以稱庶爲得礼爭論數年殆成聚訟後竟下詔改

正稱孝宗皇帝曰　皇伯考　昭聖慈壽皇太后曰　皇伯母上

興獻帝尊號曰　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曰

聖母章太后各正厥名焉

愚謂定此大礼似不消多言只遵聖經一語決之矣子路問于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夫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名實紊矣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故孔子不得不以正名爲先

今

武宗無嗣　聖天子以

獻皇帝之子遵

皇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其倫叙名称固已素定所謂天親不可以人爲豈得假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及宋司馬公輩濮園之議以溷之哉善乎方公獻夫之言曰臣非敢謂宋人濮王之議不是今日之事不同也宋仁宗無子今我

孝宗有　武宗爲之子其不同一也宋仁宗嘗育英宗于宮中立爲皇子

今 皇上未嘗育于 孝宗也其不同二也宋濮王有衆子今
獻皇帝子止 皇上一人其不同三也今三不同昭若黑白焉得牽合而
強附哉愚謂就制民間承繼之說與夫爲人后者爲之子之說以例今
日亦背戾不通蓋民庶繼嗣必其無子而後繼之必其衆子而後出爲
人繼今
孝宗已有子 武宗矣乃復強爲之繼 武宗未嘗有子也乃不思所以
繼之 獻皇子止 聖天子一人乃欲奪之使他繼是一舉而三背礼三
不通矣又烏得牽合而強附哉夫由前則三不同由後則三不通此事已
若至明至明而當時舉朝昧之者何也由有數說焉一謂
孝宗之十八年深仁厚澤不可使之無嗣也而不思無嗣者
武宗 非孝宗也二謂不可忘
昭聖迎立之恩不可不事之爲母也而不思迎立公也母以報之私矣三

廣狹徳回公
赤行以皇伯
爲称公傳
于一武宗而
淳已乎古称
本支百世者
何況以藩邸
見代宗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一時過礼
固不失爲孝
于而臣群
始附和恐爲
一時則徳
本必立力世
之公議高明
者請定之

避近合之嫌而希犯顏敢諫之風而慕面折廷諍之忠也而不思易道隨
時變易礼時爲大順次之不可適莫而意必執一而膠柱此四由近世士
大夫習見于漢宋諸君立後之事膠蔽于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而不知
我朝自有制度我
皇祖之訓主于父沒子繼兄終弟立與漢宋諸君立姪故事大不相侔也
彼五代人君抑私情尊大宗自謂秉彝執礼也而不知父子天性不可解
孝子莫大乎尊親今群臣末及贈封父母則昭ヒ然皇ヒ然而乃欲主末
世不同之故事以阻遏聖明尊親之孝是何待已與望君異待已之親與
待君之親異也豈所謂推已之恕豈所謂移孝之忠乎是數者皆惑于似
是而不知其實非遂至于舉朝聚訟而不可解也是故必繼統不繼嗣乃
始爲名正言順父父子子兄兄弟ヒ親ヒ尊ヒ各得其當而無嫌一正名
而天下定矣多言聚訟奚爲愚之爲此言也若發于 嘉靖之初似涉獻

一正名而天下定

嘉靖初太學士楊一清疏曰、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

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一衛、設五軍神机三千、大營都城之外、

得居重馭輕之宜

設大教戰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儆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正統已巳之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十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練、是爲團營、体統尊嚴、教條明肅、四方有儆、或用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分布益衆、我武益張、于是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慴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般實者、出錢包班、而其

清厥公疏一代之營法準和驍銳撤去乏餉

名徒存、貧難者、飢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襤褸、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名實相當、而嚴差御史、以自存、安能爲国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歇發一二萬之兵、未免

督之亦然、既其奴虜以時

各營通行挑選、再歇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夫兵以衛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乙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爲之寒心哉、至于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慢日月、選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爲笑、只是不堪用、徒費糜粮也、都外皆知京軍爲不足用、

山東北直隸

正德年間、群盜縱横、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兵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戰強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儆、倘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犂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故邊人輕視中原之心、不可聞于四夷、不可訓于後世矣、失今不爲、後亦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凍優恤

之患禁侵削之害。厥後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一變。所以壯国家之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脉者。庶幾在此也。

嘉靖初詹事霍韜奏劄曰。臣聞漢文帝入蒞太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谷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文帝此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蒙首召戶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藩封祿米幾何。內宦月粮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泛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蓰于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極。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兵部問天下軍職幾何。次召礼部問宗藩內臣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

祖宗額數較之。今日增減幾何。命六部皆具大數揭帖。朝夕覽。則所以恐懼樽櫛之思。自不能已。心由此正。慾由此窒。祈天永命之道。由斯其馴致矣。

按霍文敏此疏。惓惓憂國。愛君。命六部開具大數揭帖。置之黼座。朝夕覽。覽使君心昭然惕然。于其故必不敢侈然以自肆。而思所以制節而變通之。此誠納約自牖。不戒以孚之妙。其有益于國家生民。非淺淺矣。又特嘗閱唐宋故事。而有感焉。唐李吉甫嘗選元和國計錄。宋蘇轍嘗作元佑會訪錄。皆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爲豐殺增減者也。使今之知昔。猶后日之知今。以歲計定國用。實有賴焉。丘文莊謂今日宜依唐宋故事。每朝爲一卷。通爲一書。以備參考。萬幾餘暇。時賜御覽。使國計大綱。曉然在目。如或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出。不能有無截長補短。省不急之用。量入爲出。則國計不虧。而歲用有餘矣。

皇明通紀十卷終